

南唐書注

南唐書注卷十六

宋陸游撰

祥符周在浚雪客注

后妃諸王列傳第十三

烈祖元敬皇后宋氏小名福金父韞江夏人后幼流離亂兵中昇州刺史王戎得后烈祖娶戎女后爲媵得幸

馬書曰宋氏幼爲亂兵略取義祖得之常置帳下會先主喪正室義祖指宋氏謂先主曰是必有福今乞汝江南野史曰先主嫡卒徐溫指侍右一姬謂先主曰此必有福自歸吾家而門戶長益不啻數倍汝可歸之奉汝箕箒按烈祖本紀云追冊故妃魏生元宗及景遷國君楊氏爲順妃似王氏爲楊氏也

景達王氏早卒義祖命烈祖以爲繼室封廣平郡君晉

國君治內有法不妄言笑義祖殂於金陵烈祖在東都

將奔喪后密以大計諫止

馬書曰先主欲往宋氏從容諫曰移孝爲忠臣子之常況

權重身危而輒罷所執何異太阿倒持柄不在我先主大悟因寢其行烈祖爲齊王封正

妃及受禪立爲后從容裨贊多所弘益烈祖嘗曰吾思

已未達后已悟矣昇元末烈祖服金石藥多暴怒賴后

以免譴者甚眾及崩中書侍郎孫忌懼魏岑馮延巳延

魯以東宮舊僚用事欲稱遺詔奉后臨朝聽政后不許

曰此武后故事吾豈爲之元宗卽位尊爲皇太后馬書曰每

元宗朝惟勞其良苦至於治理無一言及常日婦人預外事非國福也保大三年十月卒

附葬承陵馬書曰諡元恭及后有姪宋

烈祖後宮种氏名時光性警慧年十六入宮列樂部中

馬書曰江西良家女江表志曰樂部中之宮妓俄得幸馬書曰种氏通書計常

宛若神仙初入宮年十六久不得幸宋后數薦引既承寵服御輒亞后諸宮罕得進御生景暹烈

祖以受禪後得子甚愛之种氏寵日盛烈祖性嚴整嘗大怒聲如乳虎殿門爲之震動左右皆喪魂魄种氏左手持食右手進匕從容如平時烈祖怒亦解他日烈祖幸齊王宮遇王親理樂器大怒數日未解种氏負寵輒乘閒言景暹才過齊王烈祖正色曰子有過父教之常禮也若何敢爾叱下殿去簪珥幽於別宮數月命度爲尼景暹愛亦弛終烈祖世獨不加封爵

馬書曰烈祖殂种氏泣曰人孰

骨醉復見於今矣

元宗卽位始封景暹保寧王許种氏就養於

景暹宮封王太妃

江表志作越國太妃

宋后挾舊怨屢欲加害元

宗力解之乃止

烈祖後宮又有汝南郡君周氏見徐鉉

太歲乙巳七月乙未朔某日皇帝若曰昔在祖后法象天明旁求淑女式敷陰教並建內職以麗外朝故其先

德之舉顯魂之命比爰庶尹無不及焉蓋敬終貽後之旨也咨爾故汝南郡君周氏恭儉執中明智資性頃諾法相入奉先朝絃綏之勤夙著於彤史湯沐之寵竟飾於泉屬粵子纂承祇稟茲訓家道既正國風以理仰蹈成式永懷舊人是用釐舉闕遺追崇名數昆吾舊宅太岳全邦申畫四封以先懿德今使某官持冊封許國太妃嗚呼令問不忘盛典無替昭昭復魂闡于此言

元宗光穆皇后鍾氏父太章

鍾泰章合肥人爲人勇敢有膽略烈祖時官左監門

衛將軍擢爲滁州刺史已而隨周本圍蘇州本敗於皇天蕩章將精兵三百爲殿多樹旗幟犇將中追兵不敢偃而還久之遷壽州團練使順義中人有告其侵市官馬者知誥以王命遣王稔代之改泰章饒州刺史溫召至金陵使陳彥謙三詰之皆不對或謂泰章何不自辨泰章曰吾在揚州十萬軍中號稱壯士壽州去淮數里步騎不下五千苟有他志豈王稔單騎所能代乎我義不負國雖黜爲縣令亦行況刺史乎何爲自辨以彰朝廷之失時知誥欲以法繩諸事吳爲義祖裨將義祖謀將請收泰章治罪溫不可

誅張顥令嚴可求喻太章伏死士二十輩斬顥於府太

章許諾義祖疑其怯夜半往止之曰僕母老欲徐圖之
如何太章勃然曰言已出口豈有可已之理明日遂誅
顯後頗恃功頡頏烈祖疑其難制義祖曰昔吾赤族之
禍閒不容髮使無太章豈有今日富貴耶奈何以薄物

細故疑之乃命以太章次女配元宗卽后也

馬書曰義祖初見歎

曰非此子不敵此女馬書曰義祖初見歎

昇元中封齊王

妃元宗卽位立爲皇后

馬書曰后少長富貴不事玩好副筭大練淡如也既居大位歲

時賜子必先諸嬪然後

及中宮嗣主樂推諸弟終無間起兵國步多艱后亦損常膳不

言者后勉之爲多惟上

徐鉉上太后尊號制曰門下府吳天之眷荷宗社之重何嘗不

數月後主卽位爲太后

嚴奉慈訓率循孝理所以化成天下弘濟多艱親親尊

尊教之大者也況沈潛

之德不顯於國風輔佐之勤光昭於王業今遺恩累洽

思弘任嬪之烈紹恢三

五之基彝章盛典敢忘祗奉宜

上大行國主皇太后尊號爲太后以父名改稱聖尊后后寢疾後主朝夕

侍側衣不解帶藥必親嘗乃進乾德三年十月卒是日

雨沙於金陵後主毀瘠骨立杖而後能起哀動左右葬

順陵馬書曰諡光穆江表志曰光穆順聖徐鉉百官

制旨以聖尊后册禮奉令旨俟百日後上進香俾承嚴

命固合遵行但以事有未安理須陳奏申謝伏以歷代

以來嗣極之主禮之大者尊奉禮上宮儀或正儀未行庶

事莫敢先舉所以陛下裁膺册禮卽下制書長樂歸尊

已先孝理百司承式將撰吉辰及金輅言還六宮卽敘

惟憂典禮已屬稽遲建觀絲言備德慈旨在宜麻之次

誠極感傷然吉凶之儀本無妨礙願觀前載偏考儒臣

法度具存事體至大況漢汗之澤普及諸侯簡冊之行

便當相次未修大禮交懷羣情伏乞陛下再稟嚴慈俯

退聽尤臣等幸甚有庶免藥官冒瀆冕旒無任云云

光穆后諡册曰維年月日嗣國主臣某再拜稽首言

臣聞體厚德而母萬物存乎尊位騰耿光而蕃百世繫

乎鴻名繼統廣業莫斯爲重願惟小子懼泰昭謀對越

祖宗敢揚公議伏惟大行聖尊后姜任顯族皇英茂德

作合元聖長發祥符秉婦禮於儲闈正嫡則於四海孝
心天賦惠問川流祚啟重熙尊尊歸里內率循陰教敦若
皇猷順承利坤元之貞輔佐流周南之化慈撫公族仁
懷六宮清淨廣於貞風戒慎刑於外戚用能永錫繁祉
引濟多難保佑沖人克荷不構仰繁慈訓方恢景福靈
臺告嚴永樂長違罔極之懷獨緒荒頑恭惟尊名節惠
之典載考儒臣禮官之稱咸以爲光大孝弟之懿肅雍
賢德之盛昭映前列垂示無窮列辟承式弗敢失墜謹
奉王冊琮寶上尊諡曰光穆皇后伏惟威靈如在鑒茲
禋祀延九廟之積慶與二儀而長存嗚呼哀哉謹言
元宗後宮有平昌郡君孟氏昭容吉氏俱見徐鉉集
孟氏墓誌曰太歲癸卯五月十有九日大行皇帝諸妃
平昌郡君沒於太內之別院享年四十有三嗚呼哀哉
昔天保未定大東政其疆魯道有蕩三桓紀其政實孟
氏代爲強宗德厚流光之祥符發爲慶曆之效宜乎來
裔生此淑人曾祖某祖造父及皆以含道居貞遜世無
悶克家垂訓式未門風郡君麗窈窕之容秉肅雍之德
游依漢水氣兆河間乃膺八月之求人頂良家之選璧
門受職彤管膺勸恭順之心奉坤儀而得禮明惠之智
導官教而無遺爰屬造邦迷崇封邑路寢之後柔芳載
揚既而干載上仙宮車晏駕號遺弓於萬國感餘香於
九御沈哀共極美珍獨繁不延幽夢之期重側上宮之

念嗚呼哀哉卽以其年六月日葬於江寧縣安德鄉德信里之原禮也青鳥旣吉覆柩斯營示光烈女之風盡紀他山之石詞臣奉詔謹勒銘云杏杏平野蕭蕭一正原松楸積爲龍吹臨秋呼嗟淑女於此藏丹委貞質兮厚夜奉靈駕兮仙遊惟惇愛兮未泯責餘芳兮不休嗚呼哀哉吉氏墓誌曰天子建內官必先令德九嬪掌婦學以教六宮是故壺則成風漢嬪流化者矣昭容吉氏麗盛以舉職祀禮無愆用能妙簡皇心光膺盛典頃錫粉田之賦近正朝恩閣逝水以成川俄悲異物春秋三十而有命秋近正朝恩閣逝水以成川俄悲異物春秋三十有一日遺奠之禮有加等焉卽以其年月日葬於上元縣龍城鄉之原禮也昭容諱某字東海晦山人也曾祖徽郎州龍陽縣令祖黨壽陽縣令父彥輝海州懷人縣令咸膺鄉里之選屈從州縣之勞有利物之能不享其位垂積善之慶克茂其宗著藉金門移家咸里昭映惇史不其美歟詞臣奉旨式揚懿德庶使高深自改長延丹砌之恩金石無虧仰慰璧臺之念其詞曰古甫作頌穆如清風儲慶滿靈寶生昭容安日明智詩云肅雍內職以理柔方有融靈寶生昭容安日明智詩云肅雍內風殺節虞賡流聲遺車成列茗華不磨蘭菊無絕

後主昭惠國后周氏小字娥皇司徒宗女十九歲來歸

通書史善歌舞尤工琵琶嘗爲壽元宗前元宗歎其工

以燒槽琵琶賜之

馬書曰燒槽卽蔡邕焦桐之義或謂因燕而存之

於采戲奕棋靡不絕妙

宋史藝文志周后有擊蒙小葉子格一卷編金葉子格一卷小

葉子例一卷

馬書曰元宗南幸豫章詔音存問以令婦稱

後主嗣位立爲后寵嬖

專房擗爲高髻纖裳及首翹鬢朶之妝人皆效之

清異錄江

南之季建陽進茶油花子大小形製各別極可愛宮嬪

纓金於面皆以淡裝以此花餅施於額上時號北苑妝

常雪夜酣燕舉杯請後主起舞後主曰汝能擗爲新聲

則可矣后卽命牋綴譜喉無滯音筆無停思俄頃譜成

所謂邀醉舞破也又有恨來遲破亦后所製故唐盛時

霓裳羽衣最爲大曲亂離之後絕不復傳后得殘譜以

琵琶奏之

馬書曰後主獨得其譜樂工曹生亦善琵琶按譜聽得其聲而未盡善后輒變易謬謬頗

去注淫繁手新音清越可聽

於是開元天寶遺音復傳於世內史舍

人徐鉉聞之於國工曹生鉉亦知音問曰法曲終則緩

此聲反急何也曹生曰舊譜是緩宮中有人易之非吉

徵也

馬書曰歲餘周氏子母繼死後主國步浸微音之所起由人心而鳴緩唯殺治亂應之豈虛言乎

後主以后好音律因亦耽嗜廢政事監察御史張憲切

諫賜帛三十匹以旌敢言然不爲輟也未幾后臥疾已

革猶不亂

馬書曰后病後主朝夕視食藥非親嘗不進衣不解帶累夕后謂後主曰婢子多幸託質

君門冒寵乘華凡十載矣女子之榮莫過於此所不足者子殤身歿無以報德耳親取元宗所

賜燒槽琵琶及平時約臂玉環爲後主別乃沐浴妝澤

自內含玉卒於瑤光殿

馬書曰時乾德二年十一月甲戌也年二十九葬

懿陵後主哀甚

馬書曰后自爲書請薄葬後主哀苦骨立杖而後起

自製誄刻之

石與后所愛金屑檀槽琵琶同葬又作書燔之與訣自

稱鰥夫煜辭數千言皆極酸楚

馬書載後主誄曰天長地久嗟嗟蒸民嗜欲既

勝悲歎糾紛緣情攸宅觸事來律貫盈世逸樂渺愁殷

沈烏逞免茂夏凋春年彌念曠得故亡新闕景頽岸世

閱川奔外物交感猶傷昔人詭夢高唐誕誇洛浦構屈

平虛亦閭終古況我心摧興哀有地蒼蒼何辜殲子伉

儷竊窳難追不祿於世玉潤珠融殞然破碎柔儀俊德

孤映鮮雙纖穠挺秀婉變開揚豔不至冶慧或無傷盤

神奚誠慎肅惟常霞佩爰節造次有章含顰發笑耀秀

騰芳鬢雲留鑒眼彩飛光情漏春媚愛語風香懷姿稟

異金冶昭祥婉容無犯均教多方茫茫獨逝捨我何鄉

昔我新婚燕爾情好媒無勞辭筵無違報歸妹邀終咸

交協光俛仰同心綢繆是道執子之手與子偕老今也

如何不終往告嗚呼哀哉志心既達孝愛克全慙慙柔

握力斥危言遺情眇眇哀淚連連何爲忍心覽此哀編

絕豔易凋連城易脆實曰能容壯心是醉信美堪餐朝

飢是慰如何一旦同心曠世嗚呼哀哉豐才富藝女也

克肖采戲傳能齊綦逞妙媚動古相歌紫柔調茲茲爰

質奇器傳華翠虬一舉紅袖飛花情馳天降思棲雲珥
發揚掩抑纖繁洪奢窮幽極致莫得微暇審音者仰止
達樂者興嗟曲演來遲破傳邀舞利機迅手吟商還羽
制革常調法移往度翦過繁熊請成新矩覓裳舊曲韜
音淪世失味齊音猶傷孔氏故國遺聲忍乎歷壁我稽
其美爾揚其秘程度餘律重新雅志非子而誰誠吾有
類今也則亡永從遐逝嗚呼哀哉該茲碩美鬱此芳風
事傳遐邇人難與同式瞻虛館空尋所躋追悼良時心
存目憶景旭離輿風和繡額燕交音洋洋接色蝶亂
落花雨晴寒食接輿風和繡額燕交音洋洋接色蝶亂
空林彫晚籥寒蓮舞疏紅煙輕麗服雪瑩修容纈眉範月
高髻凌風輯柔爾顏何樂靡從蟬響吟愁槐凋落怨四
氣窮哀萃此秋晏我心無憂物莫能亂絃雨清商豔爾
醉盼情如何其式歌且宴寒生蕙蘼雪舞菊堂殊寵暮
卷金鑪夕香麗爾渥丹婉爾清揚厭厭夜飲子何爾忘
年去年來殊歡逸賞不足光陰先懷悵悵如何倏然已
爲時曩嗚呼哀哉孰謂逝者荏苒孺疏我思姝子永念
猶初愛而不見我心毀如寒暑斯疾吾寧御諸鳴呼哀
哉萬物無心風煙若故唯日唯月以陰以雨事則依然
人乎有所悄悄房櫳孰堪其處嗚呼哀哉佳名鎮在望
月傷娥雙眸永隔見鏡無波皇皇望絕心如之何草樹
蒼蒼哀摧無際歷歷前歡多多遺致絲竹聲悄綺羅香

奇恩渙乎初世恍感于憔悴嗚呼哀哉歲暮無期
見期情替亂兮誰將因依維昔之而今亦知此維今之
心兮不如斯嗚呼哀哉神之不仁兮敘怨爲德既取世
子兮又毀我室鏡重輪兮何年請冀香兮何日嗚呼哀
哉天漫漫兮悲氣兮竟徒爾嗚呼哀哉日月有時兮寵
佳城哀寢悲氣兮旋常是舉龍輅一駕兮無來轅金屋
既許簫笳永無主嗚呼哀哉木交柯兮風索索鳥相鳴兮
千秋兮永無主嗚呼哀哉私自憐兮痛無極嗚呼哀哉
飛翼兮孤影兮孰我哀私自憐兮痛無極嗚呼哀哉
應悟皆感兮何響不哀窮求弗獲兮此心墜離號無聲
兮何續神永逝兮長乖嗚呼哀哉杳杳香魂茫茫天步
按血撫機邀子何所荷雲路之可窮莫傳言於方土嗚
呼哀哉每於花朝月夕無不傷懷如有詩云又見何花
發舊枝一樓煙雨暮淒淒憑欄悵人誰會不見當年
眼淚低眉城無復見嬌姿佳節纒哀不自持空有當年
舊煙月芙蓉池上哭蛾眉皆因后作又常與后移梅
花於瑤光殿之西及花時后已殂因成詩見意曰殷勤
移植地曲檻小欄邊其約重芳日還憂不盛妍阻風開
步障乘月澹寒泉誰料花前後蛾眉卻不全又云失卻
煙花主東君自不知清香更何用猶發去年枝書靈筵
手中云浮生苦憔悴壯氣失嬋娟汗手遺香漬痕眉染
黛煙書琵琶背云恍自肩如雪難勝數縷綠天香留鳳

尾餘暖在櫺櫺

初后寢疾小周后已入宮中后偶褰

幔見之驚曰汝何日來小周后尙幼未知嫌疑對曰既

數日矣后恚至死面不外向後主過哀以揜其迹云

馬書

曰方是時南唐雖去帝號其餘制度尙未減損如元宗之葬猶稱皇帝故昭惠雖謂之國后而羣臣國人皆稱皇后徐鉉昭惠后諡議曰臣聞廣莫運於坤元則含容光大擬議著焉尊莫隆於王后則窮矣思賢詠歌發焉是以上德無名而稱謂流於百代至道無象而儀形表於萬方此固天理出於自然聖人所以無避者也矧惟節惠之禮百王盛典述德之議史臣至公詭昭耿光敢揚懿德伏惟大行國后生商遺烈安劉積慶淑質奇相惠問英才光映台華作儷公族紹隆藩闕載輯儲闈世子專寢門之禮孝心不匱大君以家人之慶天覆有加誠由肅雍之德叶此睦姻之盛言內則者以爲美談及屬運飛天尊歸配地嚴恭匪懈稟母儀於上宮慈惠積中率婦道於天下潛濯是服而六衣有煒環佩中節而九御有倫思脫簪之戒以成憂勤之政躬大練之飾以輔純儉之風陰教既孚王化茂遠方輿告變椒風永閔勸結長樂哀纏紫宸絕筆叶從攢塗將啟旌德之號

彤管斯存若乃山河表德而文之以禮全玉其相而守之以恭垂訓以慈進賢以哲至於誦經習詩之類審音知樂之明超然遠識終古勤行孝養下自從化咸寬裕懷於六宮天資明惠學無不通故遺愛鍾於宸眷載藉具美寶光前烈謹案論法德禮不愆容儀恭美皆曰昭慈哲遠識寶裕遺愛皆曰惠仰惟寶錄足表鴻猷謹曰昭惠

后謹議

後主國后周氏昭惠后妹也

馬書曰警敏有才思神彩端靜

昭惠卒未

幾後主居聖尊后喪故中宮久虛

馬書曰后未勝禮服待年宮中

宋開

寶元年始議立后爲繼室命太常博士陳致雍攷古今

沿革草具婚禮又命學士徐鉉史官潘佑參定

馬書曰婚

禮吉不用樂佑以爲今古不相沿襲固請用樂鉉案古

房樂無鐘鼓佑曲引詩窈窕淑女鐘鼓樂之則房樂宜

有鐘鼓后初見君後魏書有局先拜後起帝後拜先起

之文鉉因謂夫婦人倫之本承祖宗主祭祀請答拜佑

以爲王者婚禮不可與庶人同請不答

文安郡公徐遊

拜又車服之制互有矛盾議久不決

評其異同遊多是佑議遂施用之逾月遊病殂鉉懟其

不主己議戲語人曰周孔亦能爲厲乎

馬書曰后將納采后主先令校

總代白鴈被以文繡使銜書多靡不經類如

后少以戚

此及親迎觀者咸登屋至有墜瓦而斃者

馬書曰后自昭惠里閒入宮掖聖尊后甚愛之故立焉

樂府詞有刻轡步香階手提金縷鞋之類多傳於外至

納后成禮而已翌日大醺羣臣韓熙載以下皆爲詩諷

而後主

不之譴被寵過於昭惠時後主於羣花閒作亭

五國故

中以綃金紅羅羃其壁以白銀釘瑋瑁而押之又以綠

銅刷隔眼黏以紅羅種梅花於外又於花陽設朱畫小

木亭子清異錄曰李煜居長秋周氏居柔儀殿有主

香宮女其焚香之器曰把子蓮三雲鳳折腰獅子小三

神山互字金鳳口嬰玉太古容華鼎凡數十種又云

後主每春盛時梁棟窗壁柱拱階砌並作隔窗密插雜

花勝曰錦洞天又云虛山僧舍有磨菱花一叢色正

紫號紫風流後主詔取數十根植於移風殿賜名蓬萊

紫又詩話類編云後主常微行則家乘醉大書石壁

曰淺斟低唱恨紅倚翠太師驚鴛寺主傳風流教法其

多不羈 雕鏤華麗而極迫小僅容二人每與后酣飲

也如此 其中國亡從後主北遷封鄭國夫人 隨命婦入宮朝調

每入必留內數日出封後主主遣弟從善朝宋留不遣從

善妃 昭賜李清日按後主其至輒說之何巧合乃爾據

王銍 妃事後傳不載蓋係妃事 宋太平興國二年後主

與后傳相連故默記因諺也 宋太平興國二年後主

殂后悲哀不自勝亦卒 古今風謠載後主時江南童謠

不生花 豬兒狗兒都死盡 養得貓兒患赤瘰 娘來謂再

要周后也 豬狗死盡者謂盡戊亥年也 赤瘰目病貓有

日病則不能捕鼠謂不見丙子年也 清異錄曰江南

周則少賤以造雨傘爲業其後戚連椒闕後主戲問之

言臣急於米鹽日造二傘貨之惟淫雨連月則道大亨

後生理微溫至於遺遇盛明遂舍舊業後主曰非我用

卿而富貴乃高密侯提攜而起家也

明年當封特以爲高密侯實謂之耳

後主保儀黃氏江夏人父守忠事湖南馬氏爲偏裨

書馬

日馬希萼之難守忠死之邊鑄入長沙得黃氏納後宮後主見其美

選爲保儀以工書札使專掌宮中書籍二周后相繼專

房故保儀雖見賞識終不得數御幸也馬書曰黃氏服

周故同時美女率多遇害而獨不遭譴元宗後主皆善書法元宗學羊欣

後主學柳公權清異錄曰後主善作顏筆繆曲之狀適

大字不用筆卷帛書之皆能如意謂之金錯刀按後主作

涼寺有後主德慶堂扁字又有祭悟空禪師文後主有

樂府傳於世又江南別錄後主文集徐鍇序新說徐鉉

爲序米海岳畫史曰鍾峰白蓮居士又稱鍾山隱居

又稱鍾峰隱者皆重光自題號意是鍾山隱居耳每自

題畫必曰鍾隱筆上著內殿圖書之印及押用內合同

集賢院黑印有此印者是與於文房物也皆得十九購藏鍾王以來墨帖至

多保儀實掌之城將陷後主謂曰此皆先帝所置城若

不守汝卽焚之無爲他人得及城陷悉焚無遺

宋小史曰太祖

令呂龜祥籍煜圖書赴闕得六萬餘卷皆焚餘也
窗小牘曰宋時有內庫書金樓子有李後主手題云梁
孝元謂王仲宣在荊州著書數十篇不知其焚其書今
在者一篇帝亦盡焚其書曰文武之道盡今夜矣何荆
魏破江陵二話先焚其書也噫不料後主復然三十
州壞焚書後主嘗買一硯山經長獲踰尺前聳三十六
漫鈔曰李後主指左右則引爲兩阜坡陀而中鑿爲硯
峰皆大猶手流傳數十家爲米元章所得後歸之禁中
江南國破日不知何許人初姓奚賜姓李定居歙州廷珪
工造墨後主以澄心堂紙龍尾墨硯及廷珪墨爲文房
三寶當其時有貴族謾墮一金器令善水者疑爲水瘞不復
取既驗月隔池飲偶墮一金器令善水者疑爲水瘞不復
墨光色不變表裏如新緣是人皆知寶水者疑爲水瘞不復
主好蜀紙嘗求紙工於蜀中既至使行境內惟六合之後
水與蜀同遂於揚州置紙務命守臣歲貢時六合正屬
揚州故也給於揚州後主能文尤善書書作顏筆廖曲
之狀道勁如寒松霜竹謂之金錨刀畫山水人物禽鳥
墨竹皆清爽不凡別爲一格歐陽修試筆曰南唐有
國時於歙州置硯務選善工命以九品之服月給俸廩
號硯務官歲爲自造硯有數其硯之四方而平淺者南
唐硯也石尤精製作亦不類今工侈
一十

子收南唐李侯閣中集第九一卷畫目上品九十五種
 內蕃王放簇帳四今人注云一在陸農師家二在潘景
 家江鄉春夏景山水六注云大李將軍又今人注云二
 在馬粹考家山行摘瓜圖一注云小李將軍又今人注
 云在劉忠諫家盧思道朔方行一注云小李將軍又今
 人注云在李伯時家明皇遊獵圖一注云小李將軍又今
 人注云在馬粹考家奚人習馬圖三注云韓幹又今人
 注云一在野僧家中品三十三種內月令風俗圖四今
 人注云在楊康功龍圖家楊妃使雪衣女亂雙陸圖一
 注云李嗣家又今人注云在王粹考家今易主矣竹四
 今人注云在王仲儀之子定國處其著色以枝一竿尤
 妙下品百三十九種內回紋圖二注云殷嵩又今人注
 日在仲儀家詩圖二敘一樓臺人物分兩處中爲遠水
 紅橋小山作寶酒從騎迎若蘭車人物甚小而繁大槩
 學周昉而氣槩甚遠貓一注云汀州李交又今人注云
 在劉正言家花而行者一小者三如生後有李伯時跋
 云江南閭中集一卷得於邵安簡家其中名品多流散
 士大夫家公麟尙見之有朱印曰建業父房之印曰內
 合同有墨印曰集賢院御書記表以回鶻墨錦籤以橫
 經紙子意今注出於伯時也然不知宋有幾卷其他卷
 品目何物也建業文房保儀亦從北廷卒於大梁又有
 亦盛矣每撫之一歎

宮人流珠性通慧工琵琶後主演念家山破及昭惠后所作邀醉舞恨來遲二破久而忘之後主追念昭惠問

左右無知者流珠獨能追憶無所忘失後主大喜後不

知所終又喬氏默記曰後主手書心經一卷賜宮人喬

以資其福書卷後云故李國主宮嬪喬氏伏遇國主百

日謹捨昔時所賜心經在相國寺塔院伏願彌勒尊前

持一花而見佛云後云詞極淒婉後江甫僧持歸故國置

天禧寺塔相輪中後寺火相輪自火中落而經不損後

爲郡守王君玉所得又歸之字鳳子儀家喬氏書在經

後字整潔詞甚愴惋所記止此徐鍇集南唐制詰有宮

人喬氏出家語似即其人見者悲之云煙氣易以蠟炬云
大將獲後主寵姬夜見鐙輒閉目云宮中本開每夜輒懸
煙愈甚曰然則宮中未嘗燭耶曰宮中本開每夜輒懸
大寶珠光照一室如日中耳
書後主去國詞云最是蒼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
揮淚對宮娥以爲後主失國當痛哭於廟門之外謝其
民而後行乃對上書賜宮人慶奴曰風情漸老見春羞
主常於黃羅扇上書賜宮人慶奴曰風情漸老見春羞

到處有魂感管遊多謝長條似相議強垂煙態拂人頭
又有秋水官娘兩宮人秋水喜精異花芳香拂鬢撲
之不去官娘善舞後主作金蓮高六尺飾以寶物細帶
纓絡蓮中作品色瑞蓮命官娘以帛繞足令纖小屈上
作新月狀素娥舞蓮中回旋有凌波之態人
效之唐綰有詩云蓮中花更好雲裏月常新

烈祖五子宋皇后生元宗楚王景遷晉王景遂齊王景
達神氏生江王景遷景遷字子通幼警敏讀書一覽不

忘烈祖輔吳景遷尙吳公主爲駙馬都尉歷衙內馬步

軍都指揮使海州團練使左右軍都軍使遂以左僕射

參政事留東都輔政馬書曰元宗爲司徒平章事居中

景遷乃薦陳覺爲景遷教授其聲聞齊王參決時政

多爲不法輒歸過元宗盛稱景遷美烈祖於是召元宗

至金陵授鎮海軍節度副使卽以景遷爲太保平章事

代國秉政有奪嫡之漸此齊王謀也所以然者以景遷

幼懦他日得國授之己爲元老易於竊竊烈時甫成童

祖覺之遂罷齊王以爲己副景遷猶總大政

尋加同平章事知左右軍使廢疾罷歸金陵爲諸道副都統以景遂代輔政景遂病逾年卒年十九諡曰定無

子初衛士謂景遂貴不可言故烈祖尤愛之及是始悟

衛士之妄

馬書曰保大初元宗改封諸弟追贈景遂楚王命江文蔚爲碑葬飲馬池之陽按飲馬池

卽玄武湖也

景遂仕吳爲門下侍郎烈祖受禪封壽王純厚

夷然有士君子之操讓皇之喪景遂受命往護喪事望

柩哀慟觀者登歎烈祖殂元宗以位讓景遂大臣固持

之而止明年又命景遂總庶政已降詔僉謂不可乃收

所下詔久之又以爲太弟凡太子官屬皆改爲太弟官

屬景遂固辭

唐餘紀傳曰景遂不得已命終恐懼不敢

受處乃取老子功成名遂身退之意自爲字曰退身以

見志平居好客善屬文燕集無虛日贊善大夫張易甫
直喜盡言景遂嘗賦詩頗纖麗易面規之景遂敬納又
嘗怒碎玉杯於座景遂亟推謝無忤色及易出使契丹
景遂上言力諫以爲易國士也宜夙夜納誨今使航不
測之淵報聘遠夷非國之利元宗報之曰易奇士海神
當畏之釣磯立談云易當使海東景遂驚促入白上以
爲人海神豈敢侮之邪竟遣行景遂在東宮十三年屢
乞歸藩交泰元年三月始改授天策上將軍江南西道
兵馬元帥洪州大都督太尉尚書令晉王以樞密副使
李徵古爲鎮南節度副使佐之徵古習驕嫚至鎮專恣
尤甚景遂積久不能堪欲斬之而自拘有司左右諫止

初景遂出鎮弘冀爲太子

資治通鑑曰弘冀爲人猜忌嚴刻景遂左右有未出東宮

者立

弘冀嘗被譴於元宗有復立景遂意景遂在鎮亦

頗忽忽多忿譟嘗以忤意殺都押衙袁從範子

江表志曰從範

從大弟子承幹爲遂嬖臣宋何九議構遂更之法

弘冀刺知之令親吏持酖遣

從範使毒景遂景遂擊鞠而渴索漿從範以毒漿進之

暴卒年三十九

馬書作三十七

未斂體已潰元宗素友愛聞訃

悲悼左右欲慰釋之因妄曰太弟初得疾忽語人曰上

帝命我代許旌陽元宗始少解故被酖竟不知廢朝七

日贈太弟諡文成

王壺清話曰景遂一日朝服忽於空中掛讓謂左右曰上帝詔許旌陽召

吾惜往須當行矣忽一日拜辭所生母無疾亡贈太傅諡文成

景達

馬書曰字子通

生於吳順義四年是歲大旱烈祖方輔政

極於焦勞七月既望雩而得雨景達以是日生烈祖喜
故小名雨師稍長神觀爽邁異他兒烈祖深器之受禪
封信王烈祖欲以爲嗣難於越次故不果五國故事曰知諸疾革以
景達類己欲立之時景達爲成王居守東都乃密爲書
召入將付後事醫官吳延紹與知諸診候知其將終且
召景達遂密告景時書已出秦淮門及之俄知烈祖殂
諸甥景卽位後哭庭紹迭爲內職人罕知其由烈祖殂
景遷已前死元宗稱疾固讓景遂欲以次及景達承先
帝遺意既迫於羣議不得行乃立景遂爲太弟景達自
燕王徙封齊王爲諸道兵馬元帥中書令景達孝友純
至嘗從遊後苑泛舟池中元宗舟覆景達在他舟初不
善泅遽躍入水負元宗出人以其爲精誠所感性剛正疾
惡朝廷嚴憚之帝每召宗室近臣曲宴馮延巳延魯魏

岑陳覺輩憑寵笑呼旁若無人景達屢訶詰之復極諫
元宗他日宴於東宮延己媿二弟之命不出於己欲以
虛辭爲德陽醉撫景達背曰爾勿亡我景達不勝忿拂
衣入奏請斬延己元宗諭解久乃已張易語景達曰殷
下力未能去羣小而數面折之使懼而自謀豈易測哉
景達悟自是畏禍遇曲燕輒以疾辭保大末淮南交兵
景達以元帥督師陳覺爲監軍使軍政皆決於覺景達
署牘尾而已朱元叛壽州陷皆覺爲之景達亦不能詰
初出師五萬而俘死亡叛者四萬景達及覺引殘兵歸
金陵上還印綬元宗恐其無功自媿乃拜天策上將軍
浙西節度使景達不敢當要鎮力辭改撫州大都督臨

川牧在鎮十餘年

馬書曰景達自淮南敗績日酣飲及至鎮委任寮屬怠於政事後主

嗣位加太師尚書令甚尊禮之卒於鎮年四十八

馬書作四

十七在烈祖諸子中最爲壽矣贈太弟諡昭孝遺命留葬

江州廬山初景達好神仙道家之說記室徐鉉獻述仙賦以諷行於世

景暹字宣遠烈祖初受禪以十二月一日爲仁壽節景

暹以是日生故小名仁壽烈祖甚愛之母种氏得譖宋

后鞠養景暹如己出

馬書曰烈祖以其母嘗請改立故封爵不加遠嫌也

元宗嗣

位封保寧王

徐鉉保寧王制曰門下皆先王聰明時憲文質載周親親之義莫之或改乃知封建

之重宗社攸賴友愛之美風教攸先寅奉舊章敢忘循

舉二十弟某稟質冲粹慎德孝恭出言有章好學不倦

故我父考慈訓備隆而能踐修嘉猷惠迪前哲卓爾令

器時惟老成粵子眇冲筆當續服賴貽謀之啟後仰聖

鑒之在天向念多艱懼弗克荷是用睦懿親以佑涼德
班宗彝以懷萬邦錫爾以山川表爾以車服師長之任
申而寵之敦牧之恩於是乎在於戲苴茅侯社禮莫稱
焉連華棣萼親莫昵焉履信思順可以無悔尊師重道
事以多聞盡愛敬以奉親顏極惠和以厚宗室勿祗勿
墮有初有終服我訓詞永光懿烈可徐鉉封保寧王
冊曰維保大元年八月丁未朔某日皇帝若曰稽古夷
庚歲叶皇極侯樹屏藩保口王家用能乘運會昌歷世
重光先哲所以啟後列辟所以時憲者也我思立愛宜
有加焉咨爾二十弟某中和萃靈寬裕成德歲必俎豆
之禮學無城關之游聰明仁智仰遵前訓孝友嫻睦率
由生知昭此玉音應於麟趾朕以不德稟乎丕承文武
之功期無獨享契龜臚土抑爲舊章今使某官持節冊
爾爲保寧王食邑二千戶敬之哉昔我文考對越上帝
敷佑下民克儉於家無縱於逸再造之業與世無窮予
以爾有邦膺受繁祉今爾尙迪遺烈保終令圖無從非
彝無狎非正耆老是聽訓典徙封信王出爲虔州節度
是師殺寧乃封以永元吉

使簡易節儉虔人安其政賴令卒尉邵繼良攝令以令
成喪日張樂宴飲景邊立奏黜之每有小過掌書記孫

峴苦言規正景暹大重之峴卒言及必流涕厚卹其孤

後主立進封江王

徐鉉信王改封江王加中書令制曰

漢祖之隆也亦以守四方在念矧子小子弗堪多難實賴羣后其康蒸民粵有賢侯亦在諸父庸勳表德或愛焉第二十叔某天賦機神生知禮樂肇開朱邸則孝敬之道升聞出建齋壇則威和之風遠振況五嶺之際俗雜地雄吏服其明民安其教煦同冬日隱若長城孤以不明祗奉丕口資乃庶尹至於友邦師保之規既自家而刑國蓼蕭之澤當由親而及遠是用正左相之位崇三司之儀增賦進封併仲龍數於戲音我文考並建懿親藩屏所繫社稷是衛燕翼之旨可不勉歟敬仁嘉猷以永繁祉可

加兼中書令元宗

後主皆酷好浮屠羣臣化之政事日弛景暹獨尊六經

名教排斥浮屠不少撓在鎮十一年卒年三十一

馬曹作三

十贈中書令諡昭順

元宗十子弘莫弘茂後主從善從鑑從謙從慶從信凡

八人可見從慶從信失其官封又二人并逸其名案從

代史宋史皆作從度陸書後主紀封景遷子從度為昭

平公但景遷早大無子益元宗以從度為景遷後耳歸

宋授左監門衛大將軍神武左廟都指揮從信後主時

封文陽郡公歸宋為右監門大將軍又江表志載皇

子十人太子冀陳王少亡保寧王少亡慶王弘茂少亡

口王從嘉鄭王從善鄧王從謚吉王從謙昭平郡公從

度文陽郡公從信考保寧係翼初封不應又有一人陳

王不載名而從嘉無可考又誤從謚為從謚從慶為從

度傳錄之侯考又徐鉉集有追封豐王安王冊或即

逸其名者豐王冊文曰維年月日國主若曰名器之重

與冊之崇不以親疏為嫌至公之舉也不以死生易節

歸厚之道也先哲彝訓我儀行之咨爾某挺岐嶷之姿

稟山河之秀亦既就傳時惟老成迪祖宗之猷不愆不

忘奉詩禮之學惟幾惟勤公室所推蒲屏攸倚秀而不

實獨此妙齡天性所鍾永悼何已真王異數護塞雄藩

舉為寵章飾彼幽壤今使使云云嗚呼分以寶玉且以

白茅弗及圖功猶足表德尚爾不昧知予此心追封

安王冊維年月日國主若曰稽古大猷飲迪來裔藩翰

之寄重事也不以親屬為嫌寶王之分盛典也不以死

生易節昔在有魏蒼舒早世降及我唐子雲無祿咸用

追敝王社飾於泉局垂爲憲章肆予選舉咨爾某稟信
厚之德持謙下之資在傳不勤爲善最樂烝烝敬孝之
性恂恂友悌之風及且茅北藩授仕殿省別六尚之名
物參九伐之政令行以正直持之公平諸御知方羣校
競勸職修事舉朕甚多之爵止極於公封位未登於六
事流光不待時望慊焉申予有勸之褒加爾飾終之禮
冬卿峻秩楚澤全封丕舉茂草永光餘烈今命使某持
節冊贈工部尚書封安王嗚呼延吳之懷予用多媿聞
平之德人其識諸簡冊無虧丹青不泯昭昭復魄亦克
知之吳任臣曰嘗讀閩志中載後主弟良佐修道士從
夷山後主敕有司建會仙觀封良鍾后生弘翼後主從
佐爲演道沖和先生史籍不載

善從謙自弘茂以下皆不知其母

弘翼元宗長子故唐末民間相傳讖曰東海鯉魚飛上
天而烈祖果育於徐氏因信符讖又有讖曰有一真人
在冀川開口持弓向左邊元宗欲其子應之乃名曰弘
翼初封東平公徙南昌王

徐鉉南昌王制曰門下昔西
周之分陝服則曰風聲所有

南朝之治揚州則曰本根攸寄非親賢碩望不足以表
東夏非輔相重位不足以副具瞻天下爲公百王不易
肆予敷命匪敢有私長子某敦信厚之風秉孝恭之德
允迪前烈率由生知自劍麟符往綏淮甸尊敬師保奉
行詔條有所問而不知爲善之最樂東楚之俗尙風
而安時以爲能朕亦自憚夫陟明賞善有國大典苟得
其所雖親何嫌是用特就留臺龍開相府崇賞之數儀
制存焉噫爲政無他勤則有繼舉德甚易終之實難無
以安佚自居而忘夙夜之戒無以勵貴自負而忽藥石
之言治亂善敗則有先聖之遺經憲章文物則有中朝
之成式諸訪佩服身先行
之敬哉慎哉無忝多訓

元宗嗣位以弟景遂爲兵馬元帥景達爲副元帥誓於
烈祖梓宮前約兄弟相傳而出弘冀留守東都及景遂
爲太弟又徙鎮潤州封燕王弘冀爲人沈厚寡言周師
陷廣陵吳越亦攻我常州元宗念弘冀尙少不習軍旅
召還都部將趙鐸曰王雖富於春秋然元帥之重矧心

所恃忽棄師歸則部下必亂歸欲何之弘冀聞其言聞

於元宗

馬書曰冀奏多墨之秋義無就

逸乞效用以死報國元宗許之即日大爲嚴守

之備部分諸將皆慚士心元宗使龍武都虞候柴克宏

右衛將軍陸孟俊

薛居正五代史曰楊昭輝長沙人父

爲衡陽王希聲夫人希聲襲位昭輝

昭輝遷衡州刺史自以

地連賊里積財貨建大第

沙兵亂陸孟俊曰楊氏估寵

任氣凌下士大夫惡之

長沙兵亂陸孟俊曰楊氏估寵

義爲國人忠久矣於是族楊氏

宋史韓令坤傳曰

將陸孟俊偪泰州周師不能守

孟俊遂進軍蜀國偏楊

州令坤棄其城世宗怒命太祖與張

永德領兵討六合

援之令坤間援至復入城守與孟俊

兵戰大敗之擒孟

克初南唐遣鎬破湖南以馬希崇分

司楊州及令坤

在所楊氏於嚴聞親見即附膺痛

哭令坤怪問之楊氏

得免願甘心焉令坤以詔

救常州至潤州樞密副史李

徵古白以神衛統軍朱匡業代克宏歸弘冀察克宏有
才略謂曰君第前戰吾當拒守表言克宏決可破賊常
州危在旦暮臨敵易將兵家所忌臣請以身保其功克
宏亦感激思奮馳至常州果大破吳越兵斬首萬餘級
獲其將佐數十人俘於潤州弘冀以時方難危悉驅出
轅門斬之馬書曰先是有吳以來戰獲將士皆不殺人
至是翼盡殺之越人不敢西嚮者二十年
壯其決然元宗以其專殺不悅久之及太弟景遂力請
歸藩而景達爲元帥奔潰南歸獨弘冀有功遂立爲太
子馬書曰顯德五年
始遷儲副之也參決政事元宗仁厚羣下多縱弛
至是弘冀以剛斷濟之紀綱頗振起而元宗復怒其不
遵法度一日以打毬杖笞之曰吾行召景遂弘冀大懼

故景遂遇醢元宗既請盟於周以在位久恥於降屈屢遣使請於世宗欲傳位弘冀使爲大國附庸世宗賜書止之曰皇帝致書敬問江南國主茲睹來章備形縶旨敘此日傳讓之意述向來高尚之心仍以數載以來交兵不息脩陳追悔之事無非克責之辭古者省咎責躬因災致懼亦無以過也況君血氣方剛春秋鼎盛爲一方之英主得百姓之歡心豈可高謝君臨輕辭世務與其慕希夷之道孰若懷康濟之誠且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昔之聖哲所不能逃苟盛德之日新則景福之彌遠諒惟英敏必照誠懷書詞溫潤略以敵國元宗乃已世宗遣使至亦別賜弘冀國信以爲常元宗十七年七月

弘冀屬疾數見景遂爲厲九月丙午卒

鈞磯立談曰太子少子有遠見力

諫元宗不如息兵費民不惠太子忽忽自失以至暴亡

己兵屢敗上痛自懲艾復思太子語往往涕下交頤

馬書曰洎冀謂世子

有司諡曰宣武

有司諡曰宣武句容尉張洎上書所薦進士謂世子

之德在侍膳問安今標顯武功非所以防微杜漸也洎

知元宗猶銜弘冀專殺其說出於揣摩元宗果大然之

改諡文獻

徐鉉文獻太子哀冊文曰維顯德六年太歲乙未九月癸卯朔四日丙午文獻太子薨於

東宮延春殿以其年十月二日壬申朔十三日甲申遷

座於文閣禮也象輅差階龍樓向曙肅仗衛以將引轎

鑄鑄而不御主上咸深守器念極賓天痛玉符之靡召

悲銀榜之空懸詔下臣於信史載盛烈於密篇其詞曰

於昭我唐誕受帝祉舊邦惟新令問不已亦有積慶載

生賢嗣平王之孫吾君之子越在綺紈芳若蘭蓀綠車

表慶寶玉疏恩東平錫壤南昌啟藩壽老諸訪正墳討

論文以行禮時然後言敬愛表於天性信厚由於白然

運屬重熙地惟明兩古尚達節吾先德讓剖符分陝居

東作相封燕禮緝副戎業廣績著保釐道高寅亮敬亭

南屏浙水東馳是惟關輔以衛京師乃移節鎮建此瀟
 維澤其令典導以高臥制之長算取彼鯨鯢戮爲京觀
 文身怙亂鎮以協從天之眷命我豈矜功乃正皇統斯爲
 門戰同與詞協從天之眷命我豈矜功乃正皇統斯爲
 至公爰撫軍而監國亦納戾而登庸業鴻盛而學淵廣
 望益高而禮益恭不言而信有感則通多壘以之而罷
 警四門以之而除凶反澤和於國儉致符瑞於年豐天
 亦艱謀胡寧不惠詞曰皇天眷祐錫唐良輔時惟宗英
 裔自文祖孝悌敦懿機神鎮悟昔在中興爰當就傅申
 畫苑水錫茲茅土德望日躋邦家是在中興爰當就傅申
 攸司於惟惟何實始皇基道之以禮董之以威俗賦甘
 棠之頌人歌樂職之詩運屬繼明業隆二聖首輯瑞玉
 來參大政乃爲左相其班上乃封夏口其賦千乘赫
 矣元后蒸哉古風不私其班其子天下爲公並命仲叔
 顯庸或踐我舊藩或陟耐青宮辭不獲命處之益恭晉
 鄭之勳推而更融滅禮之操久而彌崇若太伯之讓異
 周公之東京江汝水旌節從容皇統既正靈符允答國
 步清謐羣生欣洽復大道於三古永文昭於萬乘越我
 嗣君尊尊親親極以呂望之高位崇以貞觀之舊稱賜
 書不詔贊禮不名曰予小子實繁叔父維藩維翰宗社
 之故永錫難老日新王度謂天蓋高命亦靡常台省損
 宿河月沈光勸東堂之哀臨轍南唐之眷相與聖賢乙

共歎獨天地以何長嗚呼哀哉知生若寄臨凶者於蜃
炭舉土庶而均哀頌聲猷於無聞嗚呼哀哉歸虎節於
王府靡驚旌於雉門西園之風月慘巖嶺之煙雲象
輅迴兮澄塗遠歸帷整兮口口逝枉矢流蒼震之野火
耀奄前星之次捨內閣之問安進浮正而把袂九重增
慟萬邦御涕冥茫少海之波寂歷游雷之肆嗚呼哀哉
感神輿之遠主欬口芳之云徂違太學之齒肖啟佳城
而下居建彩章於綢練儼備物於塗窮陰殺節重雲之
綠青龍之鬱紆嗚呼哀哉苦霧閉塗窮陰殺節重雲之
旭日如晦大壑之層冰似雪指京口而蕭咽嗚呼哀哉瞻
永訣萬目愁而旆旌慘羣心感而節蕭咽嗚呼哀哉
瑤山之落木聽玄圃之迴風臺思子以何極宮長男而
遂空集荆門之故吏會商嶺之悲翁源淋浪而麗袂氣
苑結而盈胃嗚呼哀哉歷遠古以遐觀源淋浪而麗袂氣
孰仁孝之昭著復功名之丕顯惟筆吏與毗頌配於三善
而日遠寧騁麗於東田豈較能於文選嗚呼哀哉
鉉文獻太子詩集序曰鼓天下之動者在乎風通天下
之情者存乎言形於風可以言者其惟詩乎粵若書契
筆生雅頌乃作達朝延邦國之際其用不窮更治亂興
替之時其流不竭六義浸遠百代可知其夫王公大人
居尊履正其行道也無迹其成務也不知其所以可則
象有功有親非夫詠言何以觀德周文成王業之什召

穆半宗族之篇聖人輯之皇猷備矣子桓振建女之藻
昭明總著作之英體有古今理無用舍夫機神肇於天
性感發由於自然被之管絃故音韻不可不和形於蹈
屬故章句不可不節取譬小而其指大故禽魚草木無
所遺連類近而及物遠故容貌備仰無所隱怨刺可戒
贊美不誣斯賁仁者之愛人智士之博物王室光啟其
文成化上去刪詩錄二千祀其用益廣其制益精絕其
流穴結以周密王言帝典炳蔚於縑緇詞人才子充溢
於國牒若乃簡練調暢則高視前古神氣淳薄則存乎
其人亦何必於若調爲高奇以背俗爲雅正者也殷下
誕生知之哲有累聖之資道冠三才學兼文武虞庠齒
肖騰聲於就傅之年侯社錫圭底績於爲邦之際隨城
封壤人歌召伯之棠浙右控臨時賴京師之閭戎機鞅
掌曾不勞神閒館娛游未嘗釋卷深遠莫窺其際喜溫
不見於容惟奮藻而情華則緣情而致意至鍾山樓月
登臨望闕之懷北固江春眺聽極朝宗之思貨物華
而頌王澤覽稽事而勸農功樂清夜而宴嘉賓感邊塵
而憫行役沈吟命筆顧盼成章理必造於玄微詞必關
於教化或寓言而取適終持正於攸歸著於簡篇凡若
干首及王符來觀玄圃歸尊臨飛閣之華池卽薦雷之
講肆斯文門作日新蓋曠代之宗英實一時之師匠以
鉉幸塵贊論嘗典絲綸謂可言詩因令視草聽鈞天之

奏徒欲動心酌論海之波惟知而泊由此進用資治通鑑日進
滿腹敬抽短翰式繼頌聲謹序

上元尉

弘茂字子松元宗第二子幼穎異善歌詩格調清古馬

日容貌秀澈年十四爲侍衛諸軍都虞候封樂安公騎

有成人風射擊刺皆精悉又領兵職然不喜戎事每與賓士朝客
燕遊惟賦詩爲樂初弘冀剛嚴人多憚之故時望歸弘

茂保大九年七月卒追封慶王馬書曰葬建鄴城南五

金陵新志婁湖橋有南唐慶王墓碑徐鉉慶王進封

陳王昭太尉冊曰維年月日國主若曰古稱王者之貴

必有先也豈不以在原之助義切於邦家陟岡之恩情

均於存歿自非贈飾之寵寧申敦敘之懷稽迪前經式

揚盛典咨爾某受天正氣爲國英宗器量川淳機神秀

出維模之智發爲事業儒雅之度播爲文辭自昔壤侯

藩訓兵蘭錡行令惟一撫下惟仁周旋不驚宸極甘寢

天覆形於鍾愛時望極於維城景命不融儀表長謝壯

圖大略嗟時運之難并遺文餘烈絳綬歲序而常存粵子
小子冀荷丕構奉燕訓於長樂願分器於懿親友于之
恩追懷何已是用修嚴緝禮申告九原以王有文雅之
稱故改封於陳社以王有重厚之器故建號於上公光
照令猷永垂不朽今命使某云噫花萼之游宛引茂
成今肯寶玉之數遂隔平生尙想明靈鑒茲永悼引茂
之幼有異僧言人壽天禍福多驗元宗使視弘茂僧書
九十一以獻及卒年十九馬書曰木平和尙保大中至
驗顧都瞻禮元宗召見於百尺樓百人禍福死生所言輒
備登覽制度宏壯木平指曰此宜望火初不喻後數載
淮甸兵起龍鞍山置烽候以應江北常登此樓觀動靜
又慶王尙幼元宗問壽命幾何木平曰郎君聰明智哲
預知九十年事遂書九十一字予之保大九年慶王卒
年十九其書九十繼以一字乃一其九十爲十九也
南唐近事載木平言曰郎君聰明哲智預知六十年壽
當七十是歲疾終年十七益反語以對也金陵新志
曰木平初見後主李煜挂木瓶杖頭燈出歛不見問曰
和尚何在木平引瓶曰某在瓶中浴燈笑曰和尚見人
平日陛下見郡臣勿言某在瓶中浴燈笑曰和尚見人
亦勿道吾拜汝後爲建寺宮側木名木瓶寺蓋類誌公

持刀鐔佛之意云又曰茂雅言後德未冠薨上深軫悼每顧侍臣日子夏喪明不爲異也或曰臣聞仁而不壽仙經所謂煉形於太陰之中然慶王必將待三從善后於三清友王喬於玉除伏望少寢矜志上注然從善字子師元宗第七子器度凝遠封紀國公徐鉉紀國公空制曰門下宗子維城良臣惟聖故有王社之數鼎司之權親親賢賢古之大訓也我有成命時惟至公第七子某識度淹通器質清粹就傅之歲威儀不忒出閣已來問望所著向由邦政入踐中樞內形將順之歸外盡彌綸之業人知親附俗待和平邦家之基斯實攸賴今六驂巡守萬乘啟行方資扈蹕之勤宜有疇庸之典畫南陽而錫壤掌邦土以命官併加駁貴之資益峻具瞻之望於戲義極君父愛敬之道兼焉任綜文武弛張之政存焉爾其佩服前訓咨詢舊德勿驕使周宋太祖卽勿情有初有終永樹風聲以保元吉

位厚其禮遣翰林學士王著送之周累官金部郎中知制誥後復仕宋至翰林學士初從善與鍾謨相附結謨加兵部郎中開寶二年卒

輒請以從善爲嗣元宗雖不從然意亦愛從善其遷南

都也使主扈從諸軍元宗殂未御梓宮從善輒從徐遊
求遺詔遊厲色拒之至金陵具以事聞後主素友愛略
不介意愈加輯睦進封韓王及貶制度降南楚國公後
主十一年遣朝於宋李延平尊堯錄曰是時後主以銀五萬遺趙普普以白太祖太祖曰此不可不受普辭太祖曰大國之體不可自為削弱當使之弗測及從善朝宋賞賜外密齎白金如遺普之數人皆服太
祖人皆服太太祖已有意詔後主歸闕即拜從善泰寧軍
節度使留京師賜甲第汴陽坊封其母凌氏吳國太夫

人按前元宗十子敘次內言鍾后人生從善此又言凌氏爲生母

後主聞命手疏求從

善歸國太祖不許以疏示從善加恩慰撫幕府將吏皆
授常參官以寵之而後主愈悲思每登高北望泣下霑
襟左右不敢仰視由是歲時游燕多能不講常製御登

高文曰玉笋澄醪金盤繡餽茱房氣烈菊蕊香豪左右
進言曰惟芳時之令月可藉野以登高矧上林之何幸
而秋光之待衰乎予告之曰昔子之壯也意如馬心如
孫情槃樂恣驩賞忘勞惜心志於金石泥花月於詩騷
輕五陵之得侶陋三秦之選曹量珠聘妓綉綵維艘被
牆宇以耗帛論正山而委糟年年不負登臨節歲歲何
曾捨逸遨小作花枝金翦菊長裁羅被翠爲袍豈知桂
羣乎性忘長夜之靡靡宴安其毒累大德於汨汨今子
之齒老矣心悽焉而切切愴家艱之如燬榮離緒之鬱
陶陟彼岡兮跂予足望復闕兮睇予目原有鴿兮相從
飛嗟予季兮不來歸空蒼蒼兮風淒淒心躑躅兮淚漣

而無一驩之可作有萬緒以纏悲於戲噫嘻爾之告我

曾非所宜從善妃屢詣後主號泣後主聞其至輒避去

妃憂憤卒國人哀憐之

馬書曰命從善貽書後主督之入蜀從善曰臣兄嗣守宗廟陛

下許入朝賁干載一遇遂爲書喻以上意後主不從江南野史曰從謙奉朝貢既至敷奏無失禮太祖優恩封之爲兗王賜第宅錫賚頗厚恩及藩戚未幾侍上從容謂之曰卿可貽書與國主令入朝奉朕當大駕抵宋亳而迎封之以大府所謂彼此遭逢自無失時從謙對曰臣兄以陳菲之才嗣守宗廟陛下垂覆載之恩許之入朝賁干載一遇必須奉詔太祖因賜酒食緝帛而罷及從謙爲書使至建康論以上意而後主爲陳喬等所制乃不從及平建康後主入朝太祖詰以不從從謙之旨拒命勞帥後主懼乃僞對以不聞其命太宗怒遂降從謙於南班既以家國喪亡爵秩貶妃御不存默默不自安遂臥疾而卒初從謙奉使於汴質而不返其妃每哭詣後主無以爲計每聞其至必避之而已兵未起以思慕不已而成疾卒按使宋被留者爲從善野史作從國亡改授右神武大將軍太平興國初改右干

謙似誤

牛衛上將軍雍熙四年卒年四十八

徐鉉大宋右千牛

公李公墓誌銘公諱從善字子師隴西成紀人唐室之諸孫元和之近屬諸謀詳悉此不具陳若夫天祚之德大運有時而極積慶之祚百世無得而訖必生克肖之賢以承有後之應保姓受氏公實宜之昔者士德既微羣雄角立維我顯祖奄宅舊吳延祚四紀傳國三世公以天屬之愛膺寶玉之封始在膠庠已有名望姿儀秀出文學生知仁孝極於事君謙抑形於下士中外之論翕然稱之由是受任六官交修度職彌綸舊典諸訪老成恪居無違所至皆理於時聖人出於中土正朔及於四方維我先君祗畏天命受盟請吏息民弭兵玉帛交馳冠蓋相望公親則介弟位則中台獨奉絲綸留參槐棘元戎駟牡分建節之權玄冕九章奉侍祠之列朝獎既厚臣誠益恭後凋之葉無渝萬頃之波自若故得全名節於危疑之際保恩顧於終始之間環衛迭遷寄仕增重盤根必解師律以貢十有餘年其志如一嗚呼修塗方聘景命不融春秋四十有八雍熙四年九月九口薨於通許護軍之廨詔輟朝一日賜絹百匹其年冬十月十三日葬於開封府開封縣吹臺鄉蘇里祐太夫人凌氏之塋禮也前夫人徐氏繼室周氏並早卒皆有肅雍之德窈窕之華宜家治內盡其規魚軒象服昭其盛

子十四人仲頌仲翔仲衍仲華仲雅仲隸仲寧仲簡仲彬仲文仲猷仲玄仲義仲端女十四人慕英懿卿奉季蘊簡正容茂節祥仙惠昭如賓道崇鳳兆幼貞聞秀氣眞或蹟於盛族或待禮未行惟公生於中宮特稟異謙而得禮和而執中容納直言賓延素士經歷夷險雅度不逾大年未登終古同難鉉登門斯久辱顧殊深永惟知己之恩願表爲陵之谷其銘曰貞源引派仙李垂芳實生我公金玉其相非禮勿動出言有章忠信以濟終然允臧三代之姓修焉爲庶九萬之程溢然中路吹臺北峙峻川東流不植刺草長瞻幸樹大雅君子隴西公墓子仲翊大中祔符賜同進士出身二年復召試除楚州推官累遷殿中丞次子仲猷景德中特錄爲三班借職

從鑑

馬書及五代史俱作從益宋史作鑑

元宗第八子

馬書曰嘗徽有文

初封舒

國公改封蔣宋太祖親征楊州李重進遣從鑑朝行在

進封鄧王

五代史作鄧王

出鎮宣州後主宴饌綺霞閣與近臣

俱賦詩而自爲序

馬書載後主序略云秋山滴翠暮壑成空愛公此行暢乎遐覽其詩有思

尺煙江幾多地不須懷抱重淒淒之句君臣庶賦可爲
盛事徐鉉詩云禁裏花光似水清林煙池影共離情暫
移黃閣只三載卻望紫垣都數程滿座清風天子送隨
車甘雨郡人迎綺霞閣上詩題在從此還應有頌聲最
策爲警及貶制度降江國公太祖以不朝來伐後主遣從

鑑貢帛二十萬匹白金二十萬斤時兵已南渡從鑑留

宋館懷信驛捷奏至百僚稱賀聞門趨隨班入邸吏亦

謂當有貢獻其介潘愼修愼修父承祐馬書曰承祐

部尚書而用其幸臣楊思恭爲僕射承祐力兼爭逐歸

私第查文徽下建州禮致之物元宗以爲衛尉少卿遷鴻

臚卿委以南方事升降人物制置郡縣多用其言薦陳

誨林仁肇皆著功效老病乞骸以禮部尚書致仕卒於

洪州西山宋史曰愼修字成德爲祿部尚書省正字累遷

至水部郎中兼起居舍人閏寶末王師征江南後主遣
其弟從鑑入貢及後主歸朝以愼修爲太子右贊善大
夫後主表求愼修掌記至許之後主租改太常博士累
官至翰林院侍讀學士卒先是江南舊臣多言後主間
僞事多過實眞宗一日以問愼修對曰渠或惜理若此

柯享國十餘年他日對宰相蕭及之具言慎修溫雅不
忘本得臣子之操深嘉獎之建寧府志曰潘慎修字
戒德建安人承祐子仕江南爲水部郎中兼起居舍人
奉終主命入貢時王師獻捷外庭入賀郎吏督獻金帛
慎修曰國將亡而旅賀非禮也但奉方物以待罪爲名
太師謂使者有禮入宋官至右諫議大夫翰林侍讀學
士慎修美風度博文史在眞宗朝數爲寇準營毀及準
出守鄧州有告其不法者詔慎修驗至卽密疏準才堪
將相所坐皆誣誤不足罪眞宗以爲然嘗稱爲長者書
其名於御屏王公四詰云豫章潘興嗣家舊有李校
主歸朝後乞潘慎修掌記室手表慎修李氏之舊臣而
興嗣之祖也其表略曰昨因先皇臨御問臣頗有舊人
相伴否臣卽乞徐元楨元楨方在幼年於牋表素不諳
習後來因出外問得劉錡曾乞得廣南舊人洪侃今來
已蒙遣到徐元楨親臣亡國殘骸死無日豈敢別生機
具勉勵躬親臣亡國殘骸死無日豈敢別生機
撓天聰只慮章奏之閒有失恭慎伏望睿慈察臣心其
銜位稱檢校太尉右千牛衛上將軍上柱國隴西郡公
食邑千戶後連劄子云奉聖旨光祿寺丞徐元楨西郡
善大夫潘慎修並令往李煜處而楊大年作慎修誌文
云喬木不勝空悲故國曳裾王門猶見故君者謂此也
李後主手表僕嘗慕得之愛其筆札清妙不凡兵火亡

失已久因記其梗槩焉後見大年所作懷修墓誌乃云
俾事故君是爲上介思喬木於故國尙見世臣史長裾
於王門兼以爲國破浸且亡而使耆旅賀非禮但奉方

掌記室

宋史曰自是每羣臣稱賀從鎰卽奉表請罪

太祖嘉其知禮爲易供

帳加賜牲餼上樽命知制誥李穆送從鎰歸國諭指令
後主自歸仍命曹彬等緩攻之以俟而後主卒不行城

陷從鎰從後主北歸

宋授左領軍衛大將軍一云宋帝詰後主不從從鎰之旨抗命勞師

後主懼爲對以不聞其命帝怒遂降從鎰
於南班子仲偃舉大中祥符八年進士

改名從浦卒

從謙元宗第九子數歲爲弈棋詩有思致

馬書載詩曰竹林二君子

盡日意沈吟相對終無語爭先各有小恃強斯有失字

分固無侵若算機籌處滄滄海未深

江南野史曰滄滄海未深

滄海未深作滄滄想未深嗣主覽之驚歎令頒示百寮

清異錄曰宜春

以爲規誡士流爭寫紙價動於建康

清異錄曰宜春

王從謙

喜書札學晉二王楷法用宣城諸葛筆

校主賞

一枝

酬以十金勁妙甲富時號爲翹軒寶帚

歎之歷封鄂國公宜春王吉王

出鎮江州

及貶制度降鄂國

公歸宋爲右神武大將軍

宋史作右領軍衛大將軍武統軍遷右龍武大將歷知階

復成三州上

表改名從誦漳化五年九月以本官出爲安遠行軍司

馬

本史官充武勝軍行軍司馬月給俸錢三萬

後失其

所終

親異錄載從謙常春日與妃侍遊宮中後圖妃侍

從謙乘駿馬擊毬乃引韁至花底痛采芳菲顧謂嬪妾

日吾之綠耳梯何如從謙常作夏清侯傳甚稱於時博

云侯姓干氏諱秀字聳之渭川人也曾大父仲森碧虛

郎大父挺凌雲處士父太清方隱於幽間輒以卓立卿

自名衣綠綬佩玉珎秦聞之就拜銀綬大夫秀始在壯

胞已有班祖父相生而操持面日凌然僉曰鳳雛而文虎

其父久之材堅可用時秦王病暑席溫爲下常侍不稱

旨有言秀甚忠能碎身爲王得之必如意王亟召使者

駕追鋒車旁午於道既至引對王大悅詔柄臣金開劍

喻秀以革故鼎新之義然後剖析其材刮削其弊編度

令合文教其方直緼密於是風采德能一變有司奏上

殿王宣旨云恨識卿之晚賜姓名爲平瑩封夏清侯賈
食礪谷三百戶瑩以賜姓名改字少覃自此魏殿虛敞
玉窗邃深瑩專奉起居往屏疏妃嬪以病良愈謂
喘雷汗雨隱不復見如超熱海登廣寒宮王病愈謂
左右曰瑩每近吾則四體生風神志增爽雖古清香
郎何以尚茲寵遇益隆偃曹侍郎羽果支頭使沈水
足功臣添憑皆出其下瑩暇日沐浴萬珠水醺酣百
香辟穀安居詠釋兮之詩以自娛感子猷此君之稱
牧之大夫之吟回謗作甲者勞於魏武爲冠者小於
高白虎殿之虛名童子寺之剪髮未嘗不傷其類而長
太息也不懈於位前後五年秋歸田園夏直軒閣功
大无柯秦王有寒病不可以風席溫再幸兼拜羅大周
爲斗閣監蒙厚中爲選幅將軍同司臥起瑩絕不沾蹤
跡倦而不舒潦倒塵埃中每火雲排室日色如燄則憶
昔悲今淚數行下乃上表乞骸骨得請以便就第終王
世不用子嗣節襲國有罪除其封人以凝秋叟呼之既
不契風雲但以時見於士庶家亦得人之歡心後世尙
循瑩業流落偏於四方惟西北地寒故轍迹所不至云

後主二子仲寓仲宣皆昭惠周后所生

仲寓字叔章

唐餘紀傳曰昭惠后周氏所

後主四年封清源郡公歸

宋授右

一作左

千牛衛大將軍

一作原授神

武右廟都

居

後主喪哀毀過制太宗憐之遣使勞問終喪賜積璫坊

第一區久之上言族大家貧求治郡拜郢州刺史在郡

以寬簡爲治士民安之澤化五年八月卒年三十七子

正言亦好學早卒無嗣後主之後遂絕江南遺民間之

猶爲興悼云

仲寓好蒲博飲宴張洎切諫之仲寓謝過後數月有言仲寓蒲博如故者洎與之絕

至仲寓死洎竟不往弔江南故臣多薄之

仲宣小字瑞保與仲寓同日受封封宣城公三歲誦孝

經不遺一字宮中燕侍合禮如在朝廷昭惠后尤愛之

王壺清話曰後主煜幼子宣城郡公仲宣后周氏所生

敏惠特異眉目神彩若圖畫三歲能誦孝經及古文煜

置膝上授之讀萬言聞作樂盡得其節宮中燕侍自然

知事親之禮兄士大夫皆讓進退皆如成人棲霞道者

異情也能知往事自鍾山迎於大內令嬪御抱出見之
自能合爪於頰樓霞日不祥之器也此兄與陛下及后
夙有深冤以陛下積德不能酷報故爲劫恩愛賊託牛
掖庭割父母之肝腸宜養之而勿戀五歲忽自言曰兒
不能久居今將去矣因瞑目遂卒周后在疾遂絕煜後
悼息痛傷悲哽幾斷絕者數四將赴井救之獲免

主四年仲宣纔四歲一日戲佛前有大琉璃燈爲貓觸

墮地劃然作聲仲宣因驚痴得疾竟卒

清異錄曰時詔徐錯爲墓志錯

謂兄鉉曰此文雖不引貓事此故實兄頗懷否鉉爲疏

二十餘事錯曰適已得七十餘事鉉曰楚金大能記明

日又日夜來復得追封岐王諡懷獻時昭惠后已疾甚

數事鉉無掌而已

馬書載後主挽辭曰珠碎

聞仲宣天悲哀增劇數日絕

馬書載後主挽辭曰珠碎

心裏恨又失掌中身玉筍猶殘藥香已染塵前哀將

後感無淚可沾巾又豔質同芳樹浮危道略同正悲春

落實又苦雨楊叢環麗今何在飄零事已空沈沈無問

處千載謝東風皆並其子母悼之初仲宣卒後主恐重

傷昭惠常默坐飲泣因爲詩寫志云永念難消釋孤懷

痛自嗟雨深秋寂寞愁引病增加咽絕風前思昏矇眼

上花空王應念我窮子正迷家吟詠數四左右爲之位
下明解學士縉集曰安成李氏系出南唐南唐三傳
至後主煜以子傑爲吉州刺史開寶乙亥南唐亡俱入
汴至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後主哀請遣一子歸守墳墓
由是傑復歸安成安成之西接湖南攸縣界有南唐興
王之墓前列三十六陂人以爲清道水者今猶存也傑
字邦特二子曰坦曰垓子孫蕃衍至我明有名宗
白者以永樂甲申擢進士官翰林院庶吉士云

南唐書注卷十六

南唐書注卷十七

宋陸游撰

祥符周在浚雪客注

雜藝方士節義列傳第十四

吳廷紹爲太醫令

秦州志載廷紹保泰州爲州刺史

烈祖因食飽喉中

噎國醫皆莫能愈廷紹尙未知名獨謂當進楮實湯一服疾失去馮延巳苦腦中痛累日不減廷紹密詰廚人曰相公平日嗜何等對曰多食山雞鷓鴣廷紹曰吾得之矣投以甘豆湯亦愈羣醫默識之他日取用皆不驗或扣之答曰噎因甘起故以楮實湯治之山雞鷓鴣皆食鳥頭半夏故以甘豆湯解其毒耳聞者大服

潘辰往來江淮間自稱野客嘗依海州刺史鄭匡國

南唐

近事作

不甚見禮館之馬廐旁一日從匡國獵近郊匡

國妻行至廐中因視展所居四壁蕭然葦席竹筥而已

發筥覩二錫丸亦頗怪之展歸大驚曰何物婦人觸吾

劍賴吾攝其光芒不然身首殊矣或以告匡國匡國竦

然曰殆劍客也求學其術展曰姑一試之乃俱至靜院

探懷中二錫丸置掌中俄氣出指端如二白虹旋繞匡

國頸有聲錚然匡國汗下如雨曰先生之術神矣觀止

矣展笑引手收之復爲錫丸匡國表薦於烈祖召居紫

極宮數年卒

南唐近師怒其

事曰展後欲傳劍術於人一夕夢

劍矣尋病終

紫極宮臨終言乞桐棺葬於近地後當尸

解上從之葬金波園保大中元宗命發觀骸骨迄無異

養觀嘗過江泊舟秦

口有一老父求同載過江展許

之時大雪辰市酒與同飲及江中流酒已盡老父曰吾
亦有酒乃解巾簪中取小葫蘆子傾之極飲不竭及至
岸謂辰曰子孝兼有道氣可教也乃授以術辰自是所
爲詭異世號爲喬仙嘗入人家見池中落葉甚多謂主
人曰此可爲戲令以物流取置地隨葉大小皆爲鳥魚
更華於水葉復如故有翮亮者常至所親家同坐者數
人見辰過請出一街娛賓辰願見門前有鐵砧命假之
出一小刀子細切至蔽面退行數步不復見能背誦所
中出一幅舊方巾舉之置於前首舉一字則誦之終卷其
未見書或卷而封之爲多此類時又有張訓者吳太
開點竄塗乙悉知所爲之大口張吳太祖在宣州嘗給
祖之將校也吳時人謂之大口張吳太祖在宣州嘗給
諸將鑒甲訓得故弊不知苟知之必不爾明日吳公謂張
不足介意但司徒不告知意形於顏色其妻謂之曰此
日爾所得甲訓如何張以告公乃易之使吳公移廣陵嘗
賜諸將馬訓所得復驚弱亦不滿意妻復言如前明日
吳公又問之訓復以爲言公曰爾家事神耶訓曰無之
公曰吾向在宣州嘗賜諸將甲其敝當爲易之今賜諸
衣告余曰公賜張訓甲甚敝當爲易之今賜諸將馬珍
夢前珠衣婦人告余曰張訓所得馬非良馬也其故何
哉訓亦不能測也訓妻有衣箱常自啟閉訓未嘗見之
一日妻出訓竊啟之果見珠衣一襲及妻歸謂訓曰君

謂吾衣箱耶初其妻每食必待其夫一日訓歸妻已先
 食謂訓曰今日以食味異常不待其君先食矣訓入廚見
 猷中蒸一人頭訓心惡之陰欲殺之妻謂曰君欲負我
 耶然君方爲數郡刺史我不能殺君及其婢後果爲刺史
 先殺此不爾君必不免訓遂殺妻及其婢而爲窗一
 日又成幼文爲洪州錄事參軍所居臨通衢而有窗一
 貧坐閣下一惡少年與兒相遇擠鞋墜泥一小兒賣鞋狀甚
 儻少年叱之與兒償其值少年怒曰兒就我求錢汝所
 何預焉生甚有溫色爲償其值少年怒曰兒就我求錢汝所
 之宿夜共話成暫入內後出則失書生與語大奇之因留
 之不得少頃復至前曰旦來惡于吾不能容已斷其首
 乃擲於地成驚曰此人誠忤君子然爾人之首流血在
 地豈不見累乎書生曰無苦乃出少報數於頭上梓其
 髮摩皆化爲水因謂成曰無以奉報難以授君成曰
 某非方外之士不敢奉教書生於長揖而去重門鎖
 閉竟不知其所之又書生李勝嘗遊洪州西山中與
 處士盧齊及同人五六輩雪夜共飲座中一人偶言雪
 勢如此固不可出門也勝曰欲何之吾能往人因曰吾
 有書籍在屋下君能爲我取乎勝曰可乃出門去飲未
 以攜書而至屋下至屋下至

不禮於勝勝日吾不能殺之聊使其體一日道士閉戶
寢於室勝令童子叩戶取李處士七首道士起見所臥
枕前插一七首動勢猶動自是改心禮勝

李冠善吹洞簫悲壯入雲

馬書曰嘗預宋齊正夕宴當坐吹簫聲韻悠揚清入霄漢

元宗將召之會軍旅事興不暇司徒李建勳亦知音絕

歎賞之

馬書中主將召驛教坊冠子善吹中管出關日建勳以詩送之曰韻如

南唐近事曰進士李

春翽長流水怨似秋枝欲斷蟬可冠輒不遇周顯德中
惜人閒容易聽新聲不到御樓前

北遊梁宋每醉輒登市樓長嘯後不知所終

馬書曰周世宗時多

遊梁宋每乘醉長嘯於市人罕知之

唐餘紀傳曰建勳死冠無所依因渡江北遊流落梁宋閒每醉輒登市

樓作數曲聽者慘沮人以

比李龜年丁天寶之末

某御廚者失其名唐長安舊人也從中使至江表未還

聞崔胤誅北司遂亡命而某留事吳及烈祖受禪御膳

宴設賴之略有中朝承平遺風其食味有鶯鷺餅天喜餅駝蹏餡春分餡密雲餅錦糟炙瓏璫餡紅頭籤五色餛飩子母餛飩舊法俱存

申漸高優人昇元中爲教坊部數

馬書曰漸高在吳爲樂工吳多內難伶人

不得志漸高以善音律爲部長常吹三孔笛賣藥廣陵市昇元初案籍編括

時關征苛急屬

畿內早一日宴北苑烈祖顧侍臣曰近郊頗得雨獨都城未雨何也得非刑獄有冤乎漸高遽進曰大家何怪

此乃雨畏抽稅故不敢入京爾烈祖大笑明日下詔弛

稅額信宿大雨霑洽

按江南野史作李家明江南野史曰家明從嗣主遊後苑登於臺

觀望鐘山雨日其勢卽至矣家明對曰雨雖來必不敢入城嗣主怪而問之

卿言朕不知之遂令樞務半而征之周本自吳時有威望烈祖慮其難制

酉殿中家明俳戲爲翁媼列坐諸婦進飲食拜禮頗繁
翁媼怒曰自家官自家家何用多拜耶元宗笑曰吾爲
國主恩不外覃於是百官進秩有差家明母死未葬會
元宗書草字於便殿家明輒署其上曰宣州上供庫支
錢二百緡付李家明葬母元宗大笑因賜之元宗賞花
後苑率近臣垂釣臣下皆登魚唯元宗獨無獲家明因
進詩曰玉螭垂鉤與正濃碧池春暖水溶溶凡鱗不敢
吞香餌知是君王合釣龍元宗大喜賜宴極歡嘗見牛
晚臥美蔭元宗曰牛且熱矣家明乘談諧曰曾遭雷威
鞭敲角又被田單火燎身閒向斜陽嘴枯草近來問喘
爲無人相
宋齊王止一子輒死悲哭踰月齊王景達勉
輔皆惡

之不從家明曰是易喻耳作紙寫大書其上曰一子不

能捨如讓皇百口何馬蕃曰家明作大紙寫署其上曰

謾一個孩兒捨不得讓皇百口合如何尹延範族吳氏

齊王爲謀因誦焉江表志作李匡堯累贊於宋宋知

其忤物託以他故終不與之見一日宋喪子匡堯隨弔

客造謁宋復卻之乃就賓次大書二十八字云安排唐

神挫強吳盡見先生設廟謨今日喪雖猶自哭諱皇宮

春合何如夢籍筆談曰江南宋齊王智謀之士也自

以謂江南有精兵三十萬士卒十萬大江常十萬而已
當十萬江南初主本徐溫養子及僧號還徐氏於海陵
中主繼統用齊王謀徐氏無男女少長皆殺之其後齊
王嘗有一小兒病閉閣謝客中主置酒召之亦不出有
老樂工且雙瞽作一詩書紙寫上放入齊王第中詩曰
化家爲國實強國總是先生設計誤一個小兒地不得
上皇當日合何如海陵州宅之東至今有
小兒墳數十皆當時所殺徐氏之族也 縱之墜其第

中齊王取觀收淚止元宗失江北遷豫章龍舟至趙屯
舉酒望皖公山曰好青嶂數峰不知何名家明前對曰

此舒州皖公山也因獻詩曰皖公山縱好不落御觴中

元宗太息罷酒去馬書載家明應聲對曰龍舟輕颺錦

色翠影斜不到壽杯中元宗慙之便首而過後主卽位

家明老而無寵時伶人中有楊花飛唐餘紀傳曰

保大初中主初嗣位春秋鼎盛留心內寵宴私擊鞠略

無虛日嘗乘醉命花飛奏水調進酒惟歌南朝天子愛

風流一句如是數四上覆杯不擇厚賜金帛以旌敢言

且曰使孫陳二主得此一句固不當有銜壁之辱也

日罷諸宴賞留心庶事圖同弔楚幾致強霸按此事馬
 令書作王感化感化善軍或擊振林木元宗嘗作浣紗
 發二關手寫賜最優化後主即位感化以其詩札上之後
 主感勳賞賜最優又詩話類編曰李嗣主宴苑中有
 白野雀飛集嗣主令感化賦詩應聲曰碧山深洞恐遊
 邀天與蘆花作羽毛要識此來棲宿處上林瓊樹一枝
 高嗣主大悅手書浣紗發詞賜之詞云箇香香銀翠葉
 殘西風愁起碧波開還與容光共憔悴不堪看細雨夢
 回雞塞外小樓吹徹玉笙寒徹淚珠多少恨倚欄杆
 手捲珠簾上玉鉤依前春恨鎖重樓風裏落花誰是主
 思悠悠青鳥不傳雲外信丁香空結雨中愁回首綠波
 春色替碧天流又云感化少聰敏未嘗執卷而多識
 善爲詞建州節度萬代饒別感化獻詩曰旌旆赴天臺
 谿山曉色開一家悲更喜送佛送如來又題怪石一聯
 云草中誤認將軍虎山上皆爲道士羊泚山雜記曰
 楊文公談苑云伶人王感化少聰敏未嘗執卷而多識
 故實誠諧捷急滑稽無窮會中主引李繼勳嚴續二相
 遊苑中適見繫牛於樹上令感化賦詩應聲曰曾遭甯
 威鞭敲角幾被田單火燎身獨向殘陽帶枯草近來問
 喘更何人因以譏二相也又中主從豫章潯陽遇風中
 主不悅命酒獨酌指北岸山舟人曰皖公山愈不悅感
 化獨獻詩曰龍舟萬里駕長風漢武潯陽事正同珍重

晚公山色好影斜不落壽杯中中上大悅賜東帛子讀
江南野錄載李家明當嗣主時爲樂部頭亦載二詩首
尾大同小異談苑以感化爲建州人野錄以家明爲感
州人談苑謂中主野錄又謂嗣主未知孰是堯山堂外
紀注曰感化建州人又謂嗣主未知孰是堯山堂外
高其優名也寓黃幡線著笑林頗行於時辭鄙不載
南唐近事曰元宗幼學之年馮權常給事左右上深所
親幸每曰我富貴之日爲爾置銀靴保大初聽政之暇
命親王及東宮舊僚輩鞠戲極願齊有語及前事卽日
賜銀三十斤以代銀靴權遂命工鍛靴穿焉人皆哂之
譚紫霄泉州人幼爲道士初有陳守元者亦道士資治
日聞王延鈞好仙術道士陳守元等譟作寶皇宮以守
元爲宮主守元稱寶皇命謂延鈞曰苟能避位受道當
爲天子六十年延鈞避位受錄道名玄錫尋復位爲皇
城使李做所殺于利立賜守元號天師乃至更易將相
刑罰選舉皆與議後軍使連重遇攻剽地得木札數十
和守元在宮中易服將逃軍人殺之
貯銅盎中皆漢張道陵符篆朱墨如新藏弄而不能用
以授紫霄紫霄盡能通之遂自言得道陵天心正法効

鬼魅治疾病多效問王王昶尊事之

清異錄曰道士譚紫霄有異術閩王

昶奉之爲師月給山水香焚之香號金門羽客正一先

生閩亡迹居廬山棲隱洞學者百餘人武昌節度使何

敬洙嘗殺女奴投尸井中人無知者遇疾召紫霄中夜

披髮仗劍考治兒女厲自訴詰旦屏人以語敬洙乃丹

篆符遣之疾卽愈廬山僧闢路有大石堅不可鑿紫霄

往視曰此固易爾索杯水嚙之命工施鑿應手如粉後

主聞其名召見賜官階辭不受俄無疾卒年百餘歲

曰凡獲醮祭之施轉以給四方賓旅金陵既下紫霄無疾卒人謂之尸解莫知其壽歸葬日有祥雲白鶴盤旋

送之唐餘紀傳曰隱化於廬山棲隱洞之道館康府志云後主召至建康賜道號紫金皆不受開寶六

年尸解又云紫霄峰以譚先生得名或云譚子因居此峰頂故號紫霄也在廬山西二十五里西北塔院後

今言天心法者祖紫霄

史纂左編曰譚峭字景升幼

唐國子司業也訓以進士業不喜獨好黃老諸子及

南太白金太王屋嵩華泰岳不復告父出遊終南山經終

茅君昔爲人子亦辭父學仙今慕之冀益父母之謝曰

聽所從而峭師於嵩山道士十餘年得辟穀養氣術惟

以酒爲樂或臥風雪中經日已斃視之氣味然父常

念之遺家僮尋訪春冬寄衣及錢帛峭捧之喜家僮纔

去便以所寄衣出街路見貧寒者與之及寄於酒家一

無所留人或問之曰不衣不食故無憂也每行吟曰蓬

萊信道無多路只在讀生拄杖前後居南嶽煉丹成服

之入水不濡入火不灼亦能隱化復入青城山峭常作

化書宋齊正竊爲已作行於世宋仁宗嘉祐五年夏四

月碧虛子題化書後序云鴻濛君曰吾常聞希夷先生

誦此書至惟子篇掩冊語吾曰吾師友譚景升終南山

著化書因遊三茅經建康見宋齊正有仙風道骨雖弱

機智而異乎黃埃獨人遂引此篇云稚子弄影不知爲

影所弄狂夫侮像不知爲國所化醉者負醉疥者療疥其

化國者不知爲國所化也齊正終不悟景升出化書

是杖輟去齊王奪爲己有而序之序齊山堂外紀曰景
升於終南山著化書授宋齊王作序齊王醉之以牛支
裹縫拋江中後爲漁人所獲剖開見先生睡麕不止喚
頗久方覺乃曰宋齊王奪我化書墜我於江今天下
行矣因留詩化風起去不見按峭疑卽紫霄事亦相類
故附此又江淮異人錄曰聶師道歛人少好道唐末
于瀟爲歙州刺史其兄方外至於郡政咸以諸之乃名
道往事之於時詣方外居是山因號爲問政先生其
爲問政山吳朝以師道嘗居是山因號爲問政先生其
方外在山中郡人少信奉者及師道至贈信曰至而富
醫藥或教病者食少不潔可解及疾危因復勸之友有
難色師道諭之曰事急矣何難於此吾爲汝先嘗之友
車啖之友感其義乃事食而疾果愈後給事中裴口爲
州唐祚之季詔令不通宣州田頌池州陶雅舉兵圍之
累月歛人頻破之後食盡援絕議以城降而城中殺外
軍已多無敢將命出者師道乃自請行裴曰君乃道士
豈可行兵革中請易服以往師道曰吾已受道法科教
不容易服乃縱城出二將初亦甚怪及與語乃大喜曰
眞道人也言約已定復遣還城中及期懼適有未盡復
欲延期史令師道出論之人謂其二三咸爲危之師道
亦無難已及復見二將皆曰無不可惟給事中時城中

寢全師道之力也吳太祖聞其名召至廣陵建紫極宮
居之一夜有羣盜入其所至於什器皆盡取之師道謂
之曰汝爲盜取吾財以救飢寒也持此將安用之乃引
曲室取金帛與之仍謂之曰爾當從某處出可以無患
盜如所言竟不敗後朝廷遣師道至龍虎山設醮途遇
羣盜劫之將加害其中一人熟視師道謂同黨曰勿犯
先生盡所掠還之因謂師道曰某卽昔年揚州紫極
宮中爲盜者感先生至仁因以奉報後卒於廣陵時方
遣使於湖湘使還至某處見師道問之曰何以至此師
道曰朝廷遣我醮南嶽使者以爲然及入吳境方知師
道卒矣師道有孫紹元當勗紹元字伯祖母程氏有娠
夢天人指其腹曰此子當證道果及生而穎達有異羣
兒好書史尤精老莊文列一日詣金陵師道士高朗昭
受戒錄是夕夢入一城有朱衣者憑几謂紹元曰此司
錄之所也可自閱籍籍云薛紹元十人入道二十授上
清畢法二十六又往南嶽遂掩卷而寢久之還問政山
築室以居自號無名子作無名草堂記時後主酷好浮
屠學黃冠輩多落鬚髮以趨之紹元上疏切諫居無病
卒卒之日四鶴多集於屋又神光從空而下望見者疑爲
火所焚是日有人見紹元與三道士衣排綠乘馬從者
數十輩南去紹元回首曰吾往南嶽矣常撰宗性論修
真訣學士徐鉉徐鉉見之稱歎曰吳筠施肩吾無以

加焉又馬書曰許堅不知其家世或曰晉長史穆之
 裔形陋而怪或寓廬阜白鹿洞桑門道館行吟白若墳
 中芒屨短襪至舒亦無齋裝惟自負布囊常括不解每
 沐浴不脫衣就浴澗中出而嘆之或問其故則言天象
 昭布雖大白晝亦嘗參列人自昧之爾其可祿程平癡嗜
 魚或得大白魚則全體而烹不加醯鹽熟即啗之遊溪陽
 下山寺吟詩曰地枕吳谿與越峰前朝恩賜雲泉額竹
 林層建雁塔高石室幽棲幾禪伯荒榛無沒蒼苔深古
 池香泛荷香白客有經年說二林落日猿嘯情脈脈後
 或居茅山或入九華適意往返人不能測舊與樊若水
 相善若水北度後因轉輓江南遇堅於甯寂觀勉之仕
 蠻蠻不答堅嘗至陽羨人不識一日涉西津凌波闊步
 若平地然眾皆神之不知所在唐餘紀傳曰堅嘗往
 來雲泉寺其所居地重巒喬木人號小將山堅有異術
 太虛觀有池堅所放炙魚於池中頃之化生魚逝保大
 中以異人召堅恥其名不起性善作詩嘗題幽棲觀云
 仙翁上界去丹井寄晴壑山色接天臺湖光照寥廓王
 洞絕無人老僧猶棲鶴我欲掣青蛇他時冲碧落又
 陳允升饒州人謂之陳百年昇元中刺史危全諶知
 其異迎置郡中寓處一室時或失之嘗夜坐全諶謂之
 曰豐城橋美頗思之允升曰方有一布囊可數百顆因
 取之港距城十五里少頃便還攜一布囊可數百顆因

共食之全諷嘗有姻禮市黃金郡中少頗阿責其下允
升日無怒吾能為之乃取厚緡以藥塗之授於火中皆
成金後全諷與吳越師戰允升告之曰慎勿入口中全
諷不知悟果敗於象牙潭又倭處士天祐末遊江淮
嘗宿於楊家中夜忽起謂人曰地至金陵時人無知者
嘗有人圖處士狀處士見之曰吾反不若此嘗對聖人
也內人不悟後僧取其圖置諸公塔中烈祖又取入宮陳
於一倍楊初楊氏有江禪代二十四年而李氏三十九年
或謂楊氏自稱尊至羅人慕華歸國居建州長史其本國
裴長史失其名新羅人慕華歸國居建州長史其本國
官稱也後主末金陵危因建通守查元方知其有伎術
遣赴金陵行至歙州託疾不進密告刺史龔慎儀曰有
狀託之附奏言金陵事者五一金陵立春後有災謠寧
無事二潤州城九月當陷三朱令贊舟師氣後有災謠寧
州因江州血氣覆賊五明年春末夏初血塗原野已皆
如言又張陳二將失其名字爵里保大中從查文徽
攻建州屯軍於五里有一失翁者善卜二將召翁占軍
事云吉未幾王延政降二將從查文徽班師復經五夫
因召翁與語甚厚謂翁曰吾欲棄人開事與翁為林
泉交可乎翁遂為二將卜居於隱仙巖之旁大將耶其

駐馬之地曰馬安山薤鼓角之地曰鼓角峰薤刀劍之地曰劍山乘旗鼓之地曰鼓亭遂辭文徵文徵表之朝如所請二將從翁學長生皆百餘歲卒建寧府志曰文徵後二將於鶴山之陽顧巖石奇磊登之長嘯聲出金石後人名其巖曰將軍

史守冲潘展皆不知何許人烈祖嘗夢得神丹既覺語左右欲物色訪求而守冲適詣宮門獻丹方潘展亦以方繼進烈祖皆神之以爲仙人使鍊金石爲丹服之多暴怒羣臣奏事往往厲聲色詰讓嘗以其藥賜李建勳建勳乘閒言曰臣服甫數日已覺炎躁此豈可常服哉烈祖笑曰朕服之已久寧有是事諫者皆不從資治通鑑曰唐主餌方士藥卒臣奏事往往暴怒然或有正色論辨中理者亦微容慰謝而從之常問道士王棲霞何道可致太平對曰王者治心治身乃治家國今陛下尙未能去飢嗔飽喜何論太平宋后白藤中稱歎以爲至言凡所

賜子皆不受棲霞常爲人奏章唐主欲爲築壇辭俄而
日國用方乏何暇及此俟焚章不化乃當奏請耳俄而
疽發遂至大漸臨終謂元宗曰吾服金石求長生今反
若此汝宜以爲戒也十國春秋曰王棲霞一名敬真字玄隱生於齊魯七歲以神童及第
天祐時避亂南渡從道士聶師道齊魯傳道法已又居茅山
從鄧敞遐受大洞經訣烈祖輔吳召至金陵館於玄真
館昇元初加金印紫綬賜號玄博大師表請還山詔不
允又加號真素先生凡烈祖所賜子悉不受保大元年
卒年六十二賻錢二十萬奉冠劍歸葬雷平山徐鉉
唐故道門威儀玄博太師眞素先生王君之碑曰原夫
至道之先邈哉稀矣書契已降可得而云黃帝堯舜激
其源故垂衣恭己在有天下伯陽仲尼導其用故建言
立德憲章無窮赤松羨門神而明之故輕舉上賓留侯
商皓變而適之故解景滅迹順是以下莫不由之故有
捐紳端委利萬物於廟堂之上葛巾藟帶全陰功於塵
埃之外隱顯殊致趨舍同歸其人有終其魄不死聞風
玄圃羣帝之密都赤城華陽仙聖之治所光靈胥蟹若
在左右仁人君子往往至焉見之於眞素先生王君矣
君諱棲霞字玄隱華宗繼世積德所鍾生於齊德泐泐
之風長於魯習恂恂之教七歲神童及第十五博綜經

史闕黨童子靡敢並行東方諸侯爲之前席而仙材靈
氣稟於自然塵纓世網不可拘係每名山獨往神契感
通奇怪恍惚眾莫能測天祐丁卯歲避亂南渡至於壽
春感四海之分崩想入公之遺跡於是解巾名路委質
玄門問政先生詰君思道見而奇之授以法錄是以彩
雲皓鶴翔舞久之既而窮方士之遐遊得東鄉之勝境
道無不在善豈常師又從威儀鄧君起遐受大洞眞法
玄科聖旨勅以諮詢福地仙源因而棲託誅茅穿徑枕
石漱流身既退而名愈彰道已寂而節彌著紫雲田自改
桂樹長留烈祖高皇帝方在賓門寶來作鎮紫氣表眞
人之應青雲符好道之占君鶴書被徵謁衣來見談天
人之際講道德之源靡勞牧馬之迷白契願風之問因
從敦請來止建康有玄貞觀者陳宣帝爲越矜先生之
所作也殿堂岑寂水木清華遊焉息焉遂其好竹宮
望拜玉謀祕詞叩寂求貞必君是賴嘉祥靈應世莫得
聞聖麻中興恩禮殊重加金印紫綬號玄博大師烈祖
常從容謂君曰吾不貪四海之富惟以蒼生爲念君對
曰夫古之聖人修其身而後及天下待一人安而
後安今天子勤勞萬機忘寢與食身且不能自治豈能
治蒼生哉帝善其言以百金爲之壽其識度亮直又如
此焉今上躬清淨之基尊玄默之化諮諏寶徵有踰於
前而君茅嶺眞心老而彌篤比年抗表請歸舊山優詔

惜之又加貞素先生之號既而王棺有命紫素告期其
供見留不成大藥少君捨去先夢續衣保大王子歲夏
四月甲寅禮化於玄真觀春秋六十有二恩旨痛惜賻
錢二十萬道俗嗟慕會葬數百人初君之處茅山也卽
良常洞之前相當平山之下披榛翦穢面壑臨流除地
爲壇表朝眞之位因正設隧卜安神之室至是歸葬符
風願焉六月發自京師派淮而上時畿內久旱川塗可
揭是日大雨俱注騰波御流驀長隄踰重嶺飄然利涉
人不知勞昔周王有樂水之朝宣尼有四川之應校靈
比德其殆庶乎君傳法度人數踰累百有若玄貞觀主
朱懷名先入室道極嚴師首座孫仲之章表大德劉德光
參授經口

耿先生者父雲軍大校

也江淮異人錄曰軍大校耿謙女

爲詩句往往有嘉者而
黃白之術變怪之事奇

明於道術能拘制鬼魅通於耿
少爲女道士玉貌鳥爪
江淮異人錄曰先生手如鳥爪

喜行常使常著碧霞帔
人抱持之

自稱比丘先生始因宋齊正進

馬書曰保大中遊金陵以道術修鍊爲事江淮異人
錄曰上不以魚貫之列待特處之別院號曰先生問以

黃白事試之皆驗謂先生曰此皆因火以成不須火能

乎先生曰能上乃取水銀以礮紙重復裹之封題甚密

先生內懷中良久忽若裂帛聲持與嘗見宮婢持箕埽

謂元宗曰此物可惜勿令棄之取置鎗中烹鍊良久皆

成白金馬書曰開寶中金陵內嘗遇雪擁鑪索金盆貯

雪令宮人握雪成錠投火中徐舉出之皆成白金指痕

猶在江淮異人錄曰反視其下若重酥滴乳狀蓋初爲

器用火融釋也於是先生所作雪銀甚多上誕日每作

以爲壽又能燭麥粒成圓珠光彩燦然奪眞馬書曰元

珍數升欲得圓者先生曰易致也就取大食國進龍腦

小多淘洗以銀釜炒之勻圓皆成蚌胎

油元宗祕愛耿視之曰此未爲佳者以夾縑囊白龍腦

數斤懸之馬書曰以絹囊懸龍腦於屋棟江淮異人

水泚都烈龍腦香補男子上寶寶之以龍腦調酒服之

香氣連日不絕於口先生曰此未爲佳也上曰先生豈

能爲之乃取龍腦以細絹袋懸之琉璃瓶口上規封題
置酒於側而觀之先生曰龍腦已瘳矣上自起附耳聽
之果聞滴無聲少頃見瓶中如有頃瀝液如注香逾所
勺水明日發之香氣逾於舊者有頃瀝液如注香逾所
進遂得幸於元宗有娠將產之夕雷雨震電及霽娠已
失矣江淮異人錄日上驚問之先生曰昨夜雷電中
子已爲神物持去不復得已先生嗜酒至於男女
大慾亦復同於久之宮中忽失元敬宋太后耿亦隱去
常後竟以疾終幾月餘中外大駭有告者云在都城外二十里方山寶
華宮元宗亟命齊王景遂往迎太后見與數道士方酣
飲乃迎還宮道士皆誅死耿亦不復得入宮然猶往來
江淮後不知所終金陵好事家至今猶有耿先生寫真
云唐餘紀傳曰宋開寶中人猶傳寫其像云
秋曰一云徐國太者幼得仙術先與烈祖往來後烈
祖卽位取入宮以其同姓不復納之因稱曰國太耿先
生入宮時國太猶在年纔五十許後挾宋太后至寶華

宮與羣道士飲元宗大索迎太后歸自是太后若中疾然不數年而殂時又有楊保宗不知何許人自効奏秀及笄許聘矣忽有感悟遂乞爲女道士入廬山棲於上青峰崇善觀御粒簾形類忘座念時以丹藥符籙救人疾苦元宗聞之特召赴闕延人禁中命嬪妃樂道者見之捨金錢千萬令新其宇仍賜觀額敕尙書郎韓熙載撰記又賜保宗紫衣詔臣下作詩送之保宗年已老而色如孺子既歿容貌如生壘棺甚輕人以爲尸解古史官書忠義孝行列女各爲傳南唐偏方短世又史牒放逸不能盡見檢其僅可書者合爲節義傳

段處常失其鄉里家世保大中爲兵部郎中周侵淮南元宗命處常浮海使契丹乞援處常爲契丹陳利害甚辨契丹本通南唐徒持虛辭利南方茶藥珠貝而已至是了無出師意而留處常不遣處常怨其無信誓死國事數面誚虜主虜主亦媿其言優容之以疾卒於虜治

通鑑曰唐遣兵部郎中陳處堯持重幣誘契丹乞
兵契丹不能出兵留處堯不遣處堯又白契丹主請南
遊太原北漢主厚禮之留數日北還竟卒於契丹

趙仁澤失其鄉里家世保大中爲常州團練使周人來
侵吳越乘閒出兵攻常州仁澤戰敗被執歸之錢瑋仁

澤見吳越王不拜責之曰我烈祖皇帝中興首與先王

結好質諸天地五代史曰錢氏自吳時素爲敵國先主

錢氏約和歸其所執將士錢氏自吳時素爲敵國先主

氏亦歸吳敗將遂通好不絕王今見利忘義將何面目

入先王廟乎吳越王怒以刀抉其口至耳丞相元德昭

江西新城縣志曰縣南七十里有危王墓五代時巢賊

之黨黃可思竊發危全諷弟曰仔昌者舉眾保鄉里相
拒逾年力戰而勝歷官新撫饒信四州刺史後爲楊氏
所敗奔杭州有子改姓元名德昭字明遠事吳越掌文
翰錢氏用兵閭閻機務悉委之累遷丞相贈太保至宋
太宗朝元終爲參知政事則其後也按德昭錢忠獻王

時爲丞相嘉仁澤之忠極幽小牘載德昭言曰此卒諡貞正

藥傳瘡獲愈後不知所終極幽小牘作送歸於唐徐

國軍都虞候制曰敕南藩之寄宜城爲最師勁而眾地

近而雄故朝命列校以貳軍事所以重其威令也某官

趙仁澤名將之子頗有父風在軍積年武略精練出宰

大邑歸預禁營屬子簡求俾隸宣部往援乃績無替前

張雄失其鄉里家世周人來侵淮南民自相結爲部伍

拒周師謂之義軍而雄所將最有功元宗命爲義軍首

領及割地徙之江南歷袁汀州刺史後主見討保大中

舊將無在者乃擢雄統軍使雄謂諸子曰吾必死國難

爾輩不從吾死非忠孝也諸子泣受命與田欽祚戰於

溧水敗績他將皆遁士卒死者萬餘人雄與其子力戰

俱死不同行者亦死於他陳父子八人無生存者時金

陵已危蹙不復議贈卹國人哀之時又有許遜字景山

節後主時數上書言事得校書郎遷監察御史宋師圍

金陵統軍使張雄擁兵數萬駐上江後主命遜召雄兵

遜走上江告之故雄素忠義即聽命已而後主以蠟書

止雄於探陽遜曰此非楊兵之地留之必敗乃戒雄曰

兵來慎無動待我一夕吾當入白可與公兵俱入城遜

去宋師挑之雄輒出戰果敗死遜至收其敗卒千人而

還人以是謂遜知兵國亡入宋召試為收縣尉官至司

封員外郎又謝文節福建福州人為忠烈郡侯饒

州圖練使以驍勇聞周世宗南征文節獨環甲渡江

視敵壘人號為鐵龍後守鄂州拒宋師職沒子德權以

父死事署莊宅副使後歸宋許光大保大中為沿海

都巡檢居寧德縣視江江寇至光持短兵接戰遂歿

於陣江水如血者三日尸隨潮歸鄉人立廟祀之

盧珣世為閩人王氏建國避地尤谿保大中四年置

州於延平津以陳壽為刺史又取尤谿建州以珣為

成將及李仁達亂閩使其將陳匡弼襲尤谿建州以

東郊水亭戰甚力邑人得其奔竄不死珣兵敗乃曰

人邑為之守邑不守何用生大呼而前為匡弼將劉

守邑不守何用生大呼而前為匡弼將劉

守邑不守何用生大呼而前為匡弼將劉

守邑不守何用生大呼而前為匡弼將劉

守邑不守何用生大呼而前為匡弼將劉

守邑不守何用生大呼而前為匡弼將劉

守邑不守何用生大呼而前為匡弼將劉

守邑不守何用生大呼而前為匡弼將劉

守邑不守何用生大呼而前為匡弼將劉

守邑不守何用生大呼而前為匡弼將劉

守邑不守何用生大呼而前為匡弼將劉

守邑不守何用生大呼而前為匡弼將劉

守邑不守何用生大呼而前為匡弼將劉

守邑不守何用生大呼而前為匡弼將劉

守邑不守何用生大呼而前為匡弼將劉

守邑不守何用生大呼而前為匡弼將劉

守邑不守何用生大呼而前為匡弼將劉

守邑不守何用生大呼而前為匡弼將劉

守邑不守何用生大呼而前為匡弼將劉

守邑不守何用生大呼而前為匡弼將劉

守邑不守何用生大呼而前為匡弼將劉

守邑不守何用生大呼而前為匡弼將劉

守邑不守何用生大呼而前為匡弼將劉

守邑不守何用生大呼而前為匡弼將劉

刀所殺邑人葬琬於杉嶺琬五子四子從職俱歿季子幼棄草中鄰媼訪其母送歸金陵元宗下詔褒卹授季子總管復其家

陳寢江州德安縣人唐元和中給事中京之後復京字慶

士第累遷太常博士再遷給事中尋罷爲祕書少監十世同居長幼七百人不置

奴婢日會食堂上男女異席未冠笄者別又爲一席畜

犬百餘共以一器貯食飼之一犬不至則羣犬皆不食

築書樓延四方學者鄉鄰化其德獄訟爲之衰息昇元

初州以聞詔復徭役表門閭同時見旌者尙數家皆五

世同居云湘山野錄云偶吳王故國五世同居者七家

有彭李者世爲其傭父久喪明嘗問其子弟言拜孝爲

父替叟砥口而致明歸而效之不數日父目開朗通

鑑曰四月詔貸江州義門陳競粟初江州陳崇數世未

嘗分異唐僖宗詔旌其門南唐又爲之立義門免其徭

役崇子衮衮子昉九世同居幼凡七百口不畜婢妾
人無閒言每食必羣坐廣堂夫成人者別爲一席有犬
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羣人亦皆不食建書樓以延
四方之士鄉里率化唐亡州上其事詔仍舊免其徭役
至競之世子姓益眾當苦乏食知州唐馥言於帝詔本
州每歲貸粟二千石後競死從弟旭止受貸粟之半云
省齋而食可以及秋成熟歲歉粟貴或勸旭全受而糶
可得善價旭曰朝廷軫恤家乏食貨以公粟豈可見利
忘義耶帝聞深加歎獎丁南湖曰陳競乃南朝宜都
王叔明之後也夫陳之立國始於武帝之篡奪終於後
主之荒淫不過三十三載而滅宜都一裔預以孝義相
傳歷隋唐五季以至趙宋而子孫富盛如此宜哉徐
鉉陳哀制曰敕出至趙宋而子孫富盛如此宜哉徐
也薛風將振斯道復行朕用嘉焉宜示優龍宣徵使某
官陳哀以敬慎之操後義之才輔子潛九之初叶我司
總之寄出納惟允佐佑盡規勤勞王家數紀於是永念
耆德方注虛懷遽從知退之言至有懸車之請雖面諭
難抑豈舊功可忘而司禱列卿秩崇務簡俾退辭近侍
猶在立朝勉過高尙之心式重君臣之義可衛尉卿
時又有顏詡魯郡公眞卿後唐末徙居木川詡少孤兄
弟數人事繼母以孝聞迨末年一門百口家法嚴肅子
姪二十餘人皆服儒業每延賓侶寓門下者常十數詡

晨暮延揖飲饌宴笑未嘗不躬自接對雖遇姻戚冲瑯
亦爲冠帶盡禮就所居地依泉石築庭榭開軒四敞則
碧鮮叢繞翠微環列蕭爽之趣杜絕塵器司農卿何蒙
殿中丞嗣藿史館孫伯純各爲詩序以旌幽隱謝聞子
弟與客戲未嘗面責手寫韋昭博奕論置於屋壁使之
自媿家人未嘗見其喜愠初季父非理據鄉人桑詣邑
求治令尹下詡評之謝償以大中爲鍾離縣令與鄰邑
締姻鍾離女將出適置一牒下鍾離君一日使執箕帚治地至
堂前熟視父之窳處泣然淚下鍾離君見之問故婢泣
曰幼時吾父於此穴地爲穉窩導鍾離君前兩政縣令也
未改也鍾離驚問而父何人婢曰吾父前兩政縣令也
身死家破我遂落民間更賣爲婢鍾離君前兩政縣令也
之復詢於老吏具得其實是時許令女義不納采有日鍾離
君急以書抵許曰吾買婢得前令女義不納采有日鍾離
吾女貴妝先求壻以歸此女更俟閱歲別治裝於吾女
俾歸君子可乎許令答書曰蓮伯玉恥獨爲君子君何
必自專高義願以前令女配吾子然後君別求良口以
嫁君女何如於是前令女遂歸許氏又許規高陽人以
通儒義不食梁粟自雍州襁負東走隱江南山谷中終
身不出儒生稠稠生規規好道某鄉人不事常羈旅
宜欲開問旁舍呻吟就訊之日我某鄉人不事常羈旅

死願以骸骨歸國指案中黃金十斤曰以是交長者規
許諾敬負其骨千里并黃金置死者家父驚媿因獻金
如亡兒言爲許君壽規不顧意去人以爲長者云又
姚景不知何許人始事劉金爲廐卒金暇日至廐見景
晝暇有二赤蛇悠揚景面少頃入鼻竅而寤金奇之引
爲親信俄遷裨將金以女妻之烈祖亦重其爲人使與
親兵厯信制置刺史拜清淮軍節度使壽春望鎮供億滋
厚而去主將斂率浮於他郡民尤苦之景至一切供億悉
罷去常俸不給劉衣弊冠漠然古風初吏請家諱景大
署於紙尾曰諱賊吏於是屬吏拱手稍知廉隅諸子爲
牙將景登城見其長子導從甚盛過市市人仕元宗父子
路召而杖之又歐陽邠字可封吉州人仕元宗父子
爲武昌令吉州軍事衙推官至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
史大夫性至孝兄弟相友愛有紫芝一莖兩葩生於檻
鄉人以爲孝德所感爲
著賦頌年九十有四

永興公主烈祖女也嫁吳睿帝太子璿及禪代宋齊正
請離婚烈祖不聽公主自以爲吳室冢婦而國亡中懷
憤悵聞人呼之爲公主輒悲傷流涕烈祖媿之馬書曰或問故

日吾爲冢婦而廟不血食悲夫諸兄惡之烈乃以璉爲
祖曰內夫家而外父家婦人之德也何罪
中書令池州節度使資治通鑑曰以平盧節度使璉兼
請終喪璉卒學圃憲蘇曰讓皇卒葬寒食節璉謁陵歸
從之旨爲之於舟中飲醉一夕暴卒年十九或云左右
承風旨爲之卒路振九國志曰追封弘農王諡曰靖
舟大醉一夕卒資治通鑑曰追封弘農王諡曰靖
公主哭之哀亦感疾卒於主曰吾無一事但爲選師儒
之年德者教育吾兄令知人倫讓舍人徐善兼右庶
人血食泉下吾志足矣主爲選中書舍人徐善兼右庶
子以教焉璉讓皇之長子也十歲封江都王立爲太子
性淳謹好學骨清神淺胥縮齒露風鑑者所不許主受
禪封璉中書令池州刺史將赴上遇寒食飲失節卒於
池口舟中年十九歲初先主第四女璉納之爲妃賢明
溫淑容範絕世及禪代封永康公主聞人呼公主則鳴
咽流涕辭不願稱宮中爲之慘悽璉卒永康終身縞素
斥去容飾不茹葷血惟誦佛書但自稱未亡人學調
憲蘇曰永興自是還居金陵延和宮終身縞素不茹葷
血自稱未亡人焚書對佛自誓曰願兒生生世世莫作
有情物年二十四無疾坐亡有光如翦長丈餘自口出

凡五夕始滅至檢溫輒如生先主威悼哽痛詔李建勳
勒碑宮中紀其異云接烈祖七女永興其第四女也
餘豐城盛唐太和建昌王山五公主皆不知所出又有
與國公主下嫁馬仁裕亦未詳元宗女有永寧公主下
嫁劉崇俊子節唐餘紀傳曰芳儀者元宗女失其行
第封號後主武失國隨族北遷寓宋汴京嫁爲供奉官孫
某妻孫出仕武疆都監挈之行太宗汴京下太原乘勝取幽
州已遣兵大至宋師潰武疆失守芳儀被虜遼主悅其
美且詢其家世遂納宮中俾隸樂部封芳儀蓋遼人內
職名也生公主一人按元宗享國日富修廢蓋遼九女使
者觀刻施財氏名於石內列太寧公主鍾愛一女論大
孰爲芳儀云澠水燕談曰江南國主鍾愛一女論大
臣曰吾止一女姿識異人卿等爲擇佳壻或曰洪州劉
生爲郡參謀年方弱冠風骨秀美博學有文可以充選
國主亟令召至見之大喜遂命尙主拜駙馬都尉鳴珂
鏘玉出入禁闥甲第珍寶奇玩豪華富貴冠於一時未
幾主卒國主悲悼不勝曰吾不忍復見劉生創其官一
物不與遣還洪州生恍疑夢覺觸目如失但不知死者
太寧耶永嘉耶
耶抑他主耶

鄭氏余洪妻也洪爲閩將我師下建州裨將王建封得

鄭氏以其有色而自特堅貞不撓不敢犯

會應龍括異志曰建封嗜

人肉引所掠婦人百數日殺一人以食謂鄭曰若懼獻

乎曰此身寧充君庖誓不爲非禮所汙竟不忍殺

之大將查文徽文徽欲納之鄭大罵曰王師弔伐當褒

錄節義以勵風節建封出行伍尙知見憚君元帥也乃

欲爲禍首耶文徽大慚亟訪其夫歸之

新唐書曰競少願志貫知經史魏徵朱敬則薦競才

吳媛浚儀人唐史官競之後

堪論撰詔直史館修國史父志野義不仕梁南遊吳遂家廬陵媛適

段甲

馬書曰段生五十而無子

生子未晬段卒父母以媛少議嫁之

媛勞而自誓事舅姑極備敬謹教所生子爲善士韓熙

載使江南表其節云

又唐餘紀傳曰聶女太平縣人父早沒女與母居一日隨母入山采

薪母爲虎攫去躡蹠方食女特柴刀白虎後躍登其背用手按連割其頸同樵者呼噪助砍之虎奮擲不得脫

遂自閤死女歸告鄰里共
收母屍葬之時年僅十三

南唐書注卷十七

南唐書注卷十八

宋陸游撰

祥符周在浚雪客注

浮屠契丹高麗列傳第十五

嗚呼南唐偏國短世無大淫虐徒以寢衰而亡要其最可爲後世監者酷好浮屠也初烈祖輔吳吳都廣陵而烈祖居建業大築其居窮極土木之功旣成用浮屠說作無遮大齋七會爲工匠役夫死者薦福俄有胡僧白身毒中印土來以貝葉旁行及所謂舍利者爲贊烈祖召豫章龍興寺僧智玄譯其旁行之書又命文房書華嚴論四十部匱帙副焉并圖寫製論李長者像班之境內此事佛之權輿也然烈祖未甚惑後胡僧爲姦刺遂

出之國人則寢已成俗矣及其末年溧水大興寺桑生
木人長六寸如僧狀右袒而左跪衣緇皆備其色如純
漆可鑑謂之須菩提縣提置龕中以仁壽節日來獻烈
祖始大驚異迎置宮中奉事甚謹其徒因夸爲感應而
識者按焦氏五行書知且有大喪不三月烈祖崩及元
宗後主之世好之遂篤幸臣徐遊專主齋祠事羣臣和
附惟恐居後宮中造佛寺十餘出餘錢募民及道士爲
僧都城至萬僧江南野史曰後主罔恤政事曉於禁中
臥聽內道場行童撞鐘有節數喜而召
之與剃度爲僧童子姦僧對曰不敢獨受恩譯願陛下如佛慈恩廣覃諸郡於是並度焉悉取給縣
官馬書曰建康城中僧徒迨至後主退朝與后頂僧伽
數千給粟米絹帛以供之
帽服袈裟課誦佛經胡跪稽顙至爲瘡贅馬書曰後主
親削僧徒廟

簡試之以類少者手常屈指作佛印僧尼犯姦淫獄成
芒刺則再加修治後主每曰此等毀戒本圖婚嫁若冠笄之是中其所欲
命禮佛百而捨之奏死刑日適遇其齋則於宮中佛前
然鐙以達旦爲驗謂之命鐙未旦而滅則論如律不然
率貨死富人賂宦官竊續膏油往往獲免上下狂惑不
恤政事有諫者輒被罪歙州進士汪渙上封事言梁武
戒浮屠而亡陛下所知也奈何效之後主雖擺換爲校
書郎終不能用其言陸游入蜀記曰韓熙載於己巳歲
撰頭陀寺碑有云皇上鼎新文物
被華夷如來妙旨悉已編窮百年文章罔不備舉故
是寺之碑不言而興按是歲距其亡六年耳熙載大臣
不覆亡是懼而乃爾雖欲久存得乎周應合乾
道建康志曰石頭清涼大道場舊傳嘗爲李氏避暑宮
寺中有德慶堂後主嘗留宿故其詩有未能歸去宿龍
宮之句德慶堂堂名乃後主親書祭悟空禪師文亦後

主自作碑刻

開寶初有北僧號小長者自言募化而至多持

珍寶怪物賂貴要爲奧助朝夕入論天宮地獄果報之說後主大悅謂之一佛出世服飾皆縵金絳羅後主疑其非法答曰陛下不讀華嚴經安知佛富貴因說後主多造塔像以耗其帑庾又請於牛頭山造寺千餘閒聚徒千人日給盛饌有食不能盡者明旦再具謂之折倒蓋欲造不祥語以搖人心及宋師渡江冷齋夜話曰宋將伐江南後主用謀臣計欲拒師法眼禪師觀世丹於大內因作偈謔之曰擁毳對芳叢山來趣不同髮從今日白花似去年紅豔曳隨朝露馨香逐晚風何須待零落然後始知空後主不省師旋渡江卽其寺爲營又有北僧立石塔於采石磯草衣茹食後主及國人施遺之皆拒不取及宋師下池州繫浮橋於石塔然後知其

爲聞也金陵受圍後主召小長老求助對曰北兵雖強豈能當我佛力登城一麾圍城之師爲小卻後主真以爲佛力合掌歎異厚賜之下令軍民皆誦救苦菩薩聲如江濤未幾梯衝壞城矢石亂下如雨倉皇復召小長老稱疾不至始悟其姦殺之羣僧懼併坐誅乃其乞受

甲出關死國難後主曰教法其可毀乎弗許

宋咸笑談錄曰李煜

有國日焚若水與江氏子共謀江年少而黠時李煜得佛法卽削髮投法眼禪師爲弟子隨逐出入禁苑因遂得幸法眼示寂代其住持建康清涼寺號曰小長老眷

南之策江爲內應其後李主既俘各命以官江後累典

名州家於安陸子孫亦無聞鄭毅夫爲江氏書日記載

文集云舊藏江氏書數百卷缺落不甚完子凡三歸

安陸大爲搜訪殘帙墜編往往得之閩巷間無遺矣僅

獲五百十卷通舊蘇凡一百卷江氏遺書具此矣江

氏名正字元叔江南人太祖時同樊若水獻策取李氏

仕至此部郎中嘗爲越州刺史越有錢氏時書正借本
磨寫遂并其本有之及破江南又得其逸書兼吳越所
得殆數萬卷老爲安陸刺史遂家焉盡輦其書築室貯
之正既歿子孫不能守悉散落於民間矣墨莊漫錄
日王師攻金陵城垂破後主倉皇中作一疏禱於釋氏
願兵退後許造佛像若干身菩薩若干身齋僧若干萬
具建殿宇若干所數多而字草蓋危窘中書也馬書
日淨德尼院凡八十餘眾皆宮人出家諸王宮卿處女
往往在焉都城將陷亦積薪於院庭後主與約日如有不
虞宮中舉火爲應吾與汝輩當俱焚死是日保儀黃氏
焚積書於宮中淨德尼遙觀其煙燄及國亡後主入朝
遂焚積薪皆赴火死無一人有脫者
過臨淮往禮普光王塔施金帛猶以千計江南野史曰
登禮普光寺左右諫止後主怒而大罵曰吾自少被汝
輩禁制都不自由今日家國俱亡尙如此耶登之拳拳
而禮歎念久之其後弟從鎰之子祝髮爲僧名惟淨宋
散施衣物絹帛其後弟從鎰之子祝髮爲僧名惟淨宋
景德祥符中天下治安西域獻佛書甚眾惟淨博聞通
梵學緇譯精密莫能及者續湘山野錄曰詳經鴻臚少
卿光梵大師惟淨江南李王

從謙子也通敏有先識解五竺國梵語慶曆中朝廷百
度例務減省淨知言者必廢譯經不若預奏乞罷之臣
聞在國之初大建譯閣逐年聖節西域進經合今新舊
何啻萬軸盈面蓋尸素欲乞罷廢仁宗曰三聖崇奉朕
廩恩錫用給率養所籍名作皆異域文字非鴻臚安辨
烏敢罷且又照貢所籍通輔果乞廢罷上因出淨疏示之
因不允未幾孔中丞通輔果乞廢罷上因出淨疏示之
方已景祐中景靈宮銅鑄解木木既分中有蟲錢文數
十字如梵書旁行之狀因進呈仁宗遣都知羅崇勳譯
經潤文使夏英公疏詰傳法院特召問堂導譯冀得祥
異之語以獻國獨淨焚天香導譯諭刻方日五竺無此
字不通辨譯左璫慧口請大師且領聖意若稍成文譯
則恩例不淺而英公亦以此意諷之淨曰某等幸若茲
文稍可箋辨誠教門之殊光恐異口彰謬妄之迹雖萬
死何補二官竟不能屈遂寫奏稱非字皇祐積官試光
三年入減碑其塔者此二節特不書惜哉
祿卿譯經三藏亦南唐之餘習云有江南海史曰烈祖初
僧撞鐘滿城皆驚逮旦召問將斬之僧云夜來偶得月
詩因誦其詩曰徐徐東海出漸漸入天衢此夕一輪滿
清光何處無烈祖喜而釋之漸漸入天衢此夕一輪滿
明中秋得句云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先得上句次

年秋方得下句釣磯立談云詩爲頭陀范志嵩作
馬書曰僧應之其先南閩人能文章習柳氏筆法以善
書冠江左初舉進士一黜於有司投冊罵曰吾不能以
區區章句取程於庸人遂爲浮屠保大中授文章應制
大德賜紫几禱祠章疏一筆既就意如宿構元宗喜楞
嚴經命左僕射馮延巳爲序其略曰首楞嚴經者自爲
菩薩密因始破阿難之迷終證菩提之首楞然則阿難是
佛也豈有迷哉迷者悟之對也迷苟不立悟亦何取是
故因迷以設問憑悟而明解皇上聰明文思探頤索隱
雲散日朗塵開鏡明以爲大賚四方未爲盛德普濟一
世始曰至仁或啟佛乘必歸法妄救應之書鐵版旣成
上之元宗歎曰是深得公權法者吾聞公權營以筆諫
穆宗爲改容今效其法尙可想見其風采應之書名由
是益振遷右街僧錄固辭求居奉先西菴許之應之多
著述尤善音律嘗以贊禮之文寓諸樂譜其
聲少下而終歸梵音讀念協律自應之始

契丹事見唐書本傳及五代史四夷附錄今取其事之
繫南唐者爲傳

烈祖昇元二年契丹主耶律德光

五代史曰德光契丹主阿保機次子後唐

滿王時石敬瑭反唐討之未救於德光敗唐兵立敬瑭
爲晉帝自解衣冠被之冊曰咨爾子晉王子視爾猶子
爾視子猶父高祖已入洛德光乃北高祖每遣使聘問
奉表稱臣德光約不稱臣稱臣德光怒屢犯邊及杜重威李
用景延廣言不稱臣稱臣孫德光怒屢犯邊及杜重威李
守貞等舉軍降出帝亦降封負義侯置黃龍府德光入
汴居晉宮漢高祖起太原德光懼北歸行至漢城卒及
於殺胡林遼史本紀曰諡孝武皇帝廟號太宗

其弟東丹王

遼史曰義宗名倍太祖破渤海改其國曰東丹以倍爲皇

人皇王主之太祖計至倍奔走知皇太后欲立太宗乃
讓之及即位見疑浮海去唐明宗賜姓名李贊華與偕
州太宗立石敬瑭加兵於洛李從珂召倍害之世宗卽
位諡讓國皇帝廟號義宗五代史略曰突欲阿保機
長子也阿保機攻勃海取其扶餘一城以爲東丹國以
長子人皇王突欲爲東丹王已而阿保機病死其妻述
律護喪歸西樓立次子耀屈之突欲不得立長興元年
自扶餘泛海奔唐明宗因賜其姓爲東丹而更其名爲
慕華以其來自遼東乃以瑞州爲懷化軍拜慕華懷化
軍節度使瑞州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二年賜突欲姓李更
其名曰贊華三年以贊華爲義成軍節度使契丹自阿
保機時侵滅諸國稱雄北方及救王都爲王晏球所敗

喪其國驍又失赫邇等皆名將而述律尤思念突欲由是卑辭厚幣數遣使聘中國契丹好飲人血突欲左右姬侍多刺其臂吮之其小過輒挑日口灼不勝其毒然喜賓客好飲酒工畫頗知書其自契丹歸中國載書數千卷樞密使趙延壽每假其異書醫經皆中國所無者明宗時自滑州朝京師遙領武信軍節度使食其俸賜甲第一區宮女數人契丹立助晉於太原唐廢帝遣宦者秦繼芳皇城使李彥紳殺突欲於其第晉高祖追封突欲爲燕王德光滅晉殺繼芳彥紳籍其家悉以賜突欲各遣使以羊馬入貢別持羊三萬口馬二百匹來鬻以其價市羅紬茶藥烈祖從之於是翰林院進二丹入貢圖詔中書舍人江文蔚作贊其辭曰皇帝建西都之歲神功邁於三古皇風格於四裔華夷咸若駸奔結軌粵六月契丹使梅里捺盧古東丹使兵器寺少令高徒煥奉書致貢咸集都邑公卿庶尹拜手稽首稱賀以爲文德所服受命之符也若乃

洪荒以降驟步相侔耀武以信威有所不及任算以御物有所不從詩頌太原之師則用伐矣漢開朔方之地則崇力矣若我宣猷大麓儼德無私刑于朝廷以及於荒服旃裘左衽捧日分光殊方異產充庭納費日垂衣裳而天下治斯之謂矣有司紀美烈於續事傳曰主上明聖而德不聞有司之過也臣職在翰墨親覩隆平敢獻贊曰赫矣聖武纂堯之緒要荒之長駿奔臣附伏披之柱單于之臺遺鏃徒費獻琛靡來我后穆穆我綱恢恢重譯日貢皇哉唐哉四年德光遣使獻馬百匹於是烈祖遣通事舍人副四方館事歐陽遇借鴻臚少卿使契丹假道於晉高祖不可遇及境而復元宗嗣位

江南野史

曰耶律德光陷梁宋遣二使來告其价言語通中國嗣
主問其故曰臣本范陽人歷世冠冕仕郡爲從事昔後
唐清泰主失御晉高祖以太原叛契丹通好結爲父子
子事之爲君臣晉祖旣因其兵入洛陽登極割幽州五
城之地人蕃以奉朝貢故令臣事於虜主守職爲郎馬
嗣主曰契丹爲治如何對曰蕃不治漢漢不治蕃蕃漢
不同治自古而然嗣主曰朝見何如對曰詔則呼漢見
蕃家旣無翰墨何以徵賦對曰蕃地不產五穀故無徵
賦然臣事單于追方數歲亦未嘗覩虜庭之事故傳徵
兵適傳箭爲號每一部落傳箭一雙嗣主曰何以限日
使曰以皮爲約曰何爲皮約曰築橐以皮爲囊以羊爲
騎過而踐焉以橐爲度徵多則以橐駝次以羊以兔
爲準嗣主曰卿生所以命孤者將奚爲對曰晉少主逆
命背約旣遣人蕃虜主欲與君繼先君之好將冊君爲
中原之主矣嗣主曰孤守江南社稷系嗣與梁宋阻修
若契丹不忘先好惠錫行人孤受賜多矣其他不敢珥
命蕃使問遣使者公乘鎔航海繼好旣至而契丹主兀
之遂行

欲被殺五代史略曰述律德光子兀欲立封齊王燕王
述軋寧王嘔里僧等殺兀欲述律聞亂走南山

契丹順皇帝後更名璟述律有疾不能近婦人左右給事多

以官者然敗賊好飲酒不恤國事每酣飲自夜及旦書
則常睡國人謂之睡王顯德六年世宗北征自乾寧軍
御龍舟樓船戰艦首尾數十里至益津關降其守將河
路漸狹舟不能進乃舍舟陸行瓦橋淤口關瀛漠州守
將皆迎降方下令進攻幽州世宗遇疾乃置雄州於瓦
橋關霸州於益津關而還周下三關瀛漠兵不血刃進
律後爲庖者因其醉殺之遼史曰諡孝和皇帝廟號
世宗弟述律遺元宗書曰五代史略曰元欲東丹王突欲
號永康王德光滅晉元欲從至京師德光死藥城元欲
等至鎮州宣德光遺制曰永康王大聖皇帝之嫡孫人
皇王之長子可於中京即皇帝位中京契丹謂鎮州也
遣使者告哀於諸鎮元欲爲人雋偉亦工畫能飲酒好
禮士德光常賜以絹數千匹元欲散之一日而盡元欲
已立先遣人報其祖母述律怒曰我兒平晉取天
下有大功業其子在我側者當立而人皇王背我歸中
國其子豈得立耶乃率兵逆元欲將廢之元欲留其將
席答子鎮州與其祖母述律相距於石橋進律所將兵
多亡歸元欲元欲乃幽述律於祖州祖州阿保機墓所
也元欲立五年會諸部酋長謀入寇諸部大人皆不欲
元欲強之燕王述軌與大寧王軻里僧等率兵殺元欲

於大契丹天順皇帝謹致書大唐皇帝闕下貴朝使

公乘鎔等自去秋已達東京海岸適遭國禍今年二月
二十六日部署一行并諸儀物兵鎧已至燕京茲蒙敦
念先朝踐修舊好既增摧痛又切感銘貴國長直官王
朗陳篆取閒道先回用附咨報公乘鎔等已遣伴送使
陳植等同回止俟便風卽令引道而公乘鎔亦以蠟封
帛書其詞曰臣鎔自去年六月離罌汕七月至鎮東關
遣王朗奉表契丹九月乃有番官吏離畢部牛車百餘
乘及鞍馬沿路置頓十月至東京留三日契丹主遣閒
廐使王延秀稱詔勞問兼述泰寧王燕王九月同行大
事兀欲郡世母妻并命

遼史曰察謨明王安端子安端
常使奏事太祖曰此子曰若風

覽面有反相朕若每居無令入側世宗卽位封秦寧王
帝伐周至詳古山太后與帝祭文獻帝於行宮羣臣皆
醉察割與耶律益都同率兵入弑太后及帝時壽安王
及耶律屋質以兵圍之又遣人弑后於掖前丁遣耶律
敵蠟誘察割降嚮殺之又曰賊蠟封燕王察割弑逆
賊蠟方醉其妻扶入察割幕因從之明日壽安王討亂
脅從皆降賊蠟不降凌遲死又遼東以西水潦壤道數百里車馬不

通今年正月方至幽州館於愍忠寺先迎御容入宮言
元欲識唐皇帝面乃引見倣舊儀問國書中機事臣卽
述奕世歡好當謀分裂之事契丹主喜問復有何事臣
云軍機別有密事契丹主接置袖間乃云吾與唐皇帝
一如先朝往來因置酒合樂又諭臣曰使人遠泛巨海
而至不期骨肉閒條起此事道路所聞必亦憂恐手斟
一玉鍾酒先自啜乃勸臣令飲釂自旦至日晡始罷自

是數遣使宣勞三日一賜食謹遣王剛齋散號子歸聞
奏散號子不知何等語也初宋齊王謀開晉會契丹使
燕人高霸來聘歸至淮北陰遣人刺殺之霸有子乾從
行匿之濠州宋史曰乾在濠州生三子以江左蹙弱羣
族歸宋給田亳州之蒙城因家焉大尉高
瓊其子也瓊瓊孫於是契丹頗信以爲霸之死出於晉人
女爲宣仁后

保大十二年述律遣其舅來夜宴清風驛起更衣忽仆

於地視之失其首矣厚賞捕賊不得久乃知周大將荆

罕儒

宋史曰荆罕儒冀州信都人父基王屋令罕儒少
無賴與趙鳳張輩爲羣盜晉天福中相率詣范陽

委質燕王

趙延壽得掌親兵開運末延壽從契丹主德
光入汴署罕儒密州刺史獲初改山南東道行軍司馬

周廣順初

爲率府奉朝請貧不能振顯德初世宗戰
高平戮不用命者因求驍勇士通事舍人李延傑以罕

儒聞卽召赴行

在命爲招收都指揮使會征太原命罕
儒率步卒三千先入敵境罕儒令人負束芻糧趨太原

儒率步卒三千先入敵境罕儒令人負束芻糧趨太原

賊焚其東門遷爲控鶴營手大劍直都指揮使從平淮
南領光州刺史改泰州爲下蔡守禦都指揮使兼舒
二州招安巡檢使四年泰州初下眞拜刺史兼海陵鹽
城兩鹽屯田使明年三月世宗幸泰州以罕儒爲團練
使賜金帶銀器鞍勒馬六年春軍吏耆艾詣闕請留恭
帝詔褒之建隆初升鄭州防禦以罕儒爲使改晉州兵
馬鈴轄罕儒恃勇輕敵嘗率騎深入晉境人多閉塞不
出虜獲甚眾是年冬復領千餘騎抵汾州城下焚其草
市拔兵以退夕次京土原劉鈞遣大將郝貴超領萬餘
眾襲罕儒黎明及之罕儒遣都監甄德副使閻彥進分
兵以禦貴超罕儒及之罕儒袍裏甲據胡牀享士方割羊臂驕
以啖閻彥進小卻卽上馬麾兵徑犯賊鋒并人饋戈舂
之罕儒猶格鬪手殺十數人遂遇害劉鈞素畏罕儒之
勇嘗欲生致及聞其死求殺罕儒者數之太祖痛惜不
已遷其子守動爲西京武德副使因索京土原之不效
命者黜慈州團練使王繼勳爲率府率閻彥進爲殿直
斬其部下龍捷指揮使石繼勳等二十九人罕儒輕財
好施在泰州有煮海之利歲入鉅萬詔聽十收其八用
猶不足家財入有籍出不問其數有供奉官張奉珪使
泰州自言後唐張承業之子罕儒曰我生平聞張奉珪
名幸而議其子厚加禮待遺錢五十萬米千斛罕儒獨
不知書好禮接儒士進士趙保雍登科覆落客游海陵

罕儒問其所欲保雍以將歸京師且言緣江雅務以絲
易若有厚利罕儒立命主藏奴令籍藏中絲得四千餘
兩盡以與之然好勇善戰不願勝負常欲削平太原志
未果而及於敗人皆惜之罕儒兄延福延福孫嗣秦
州志曰荆罕儒冀州人初爲秦州刺史周顯德五年升
授團練使修築羅城增子城及營州治是年世宗臨幸
賜鼓角門戟金銀器鞍勒馬罕儒輕財好施不事產業
入則有籍出則問其數州有煮海之利歲入鉅萬聽罕
儒十收其八然猶用度不足知契丹使至思遣客刺之
將代軍吏耆艾詣闕請留之
以閒唐乃下令能得吾枕者賞三百緡俄劍客田英得
之卽給賞如約仍屏人語曰能得江南番使頭賞二千
緡英果得之自是唐與契丹遂絕及世宗兵出淮南赦
暴我罪曰蠶爾淮甸敢拒大邦跋扈飛揚垂六十載幸
累朝多事與北虜交通厚起戎心誘爲邊患所罪狀我
雖非一然首以交通契丹爲興師之名方石晉父事契

丹而契丹每兄事南唐蓋戎狄習見唐之威靈故聞後裔在江南猶尊之不敢與他國齒南唐亦頗恃以自驕其實相結約撓中原皆虛辭非能爲南唐助也

高麗事具唐書及五代史四夷附錄今書南唐所載異聞及高麗通南唐之見於傳紀者

高麗至五代初國名大封

五代史曰高麗本扶餘之別種也其國地君世見於唐比

仇夷狄有姓氏而其官號略可曉其義當唐之末其王姓高氏同光元年遣使廣平侍郎韓申一副使春部少

卿朴麻來而其國王姓名史失不紀至長興三年權知國事王建遣使者來明宗乃拜建玄菟州都督充大義

軍使封高麗國王建高麗大族也開通二年建卒子武立乾祐四年武卒子昭立王氏三世終五代常來朝貢

其立也必請命中國中國常優答之其地產銅銀周世宗時遣尙書水部員外郎韓彥卿以帛數千匹市銅於

高麗以鑄錢六年昭遣使者貢黃銅五萬斤高麗俗工文字喜讀書昭進月敘孝經一卷越王新義八卷皇靈

孝經一卷孝經圖一卷別敘敘孔子所生及弟子事
述越王新義以越王爲問曰若今正義皇靈遠延年辟
穀離國載日食星
變皆不經之說其王高氏名躬父躬父晚年果於誅

殺吳順義二年當梁之龍德二年爲海軍統帥王建所
殺建自立去大封之名復稱高麗以開州爲東京平壤
爲西京吳天祐二年當晉之天福元年敗新羅百濟於
是倭耽浮羅於羅鐵勒東夷諸國皆附之有二京六府
九節度百二十郡內列十省四部官朝服紫丹緋綠青
碧青碧以年序遷緣以上選才能賜之俸祿賦以田租
尙冠禮略如古制婚姻男女執手自相媒許俗重匾頭
生男旦旦按壓其首惟恐不匾也昇元二年遣使貢方
物所上書稱牋大略云今年六月內當國中厚府入吳

越國使張訓等回伏聞大吳皇帝已行禪禮中外推戴

卽登大寶者伏惟皇帝陛下道契三無恩涵九有堯知

天命已去卽禪瑤圖舜念厯數在躬遂傳玉璽夙惟庸

陋獲託生成所恨沃日波遙浮天浪闊幸遇龍飛之旦

竊申燕賀之儀無任歸仁戴聖鼓舞激切之至儀式如

表不稱臣烈祖御武功殿設儀仗見其使自言代主朝

覲拜舞甚恭宴於崇英殿出龜茲樂作番戲召學士承

旨孫忌侍宴三年又遣其廣評侍郎柳勳律來貢方物

其後史冊殘缺來否不可考矣

又韋僚雅善著述後主時充如京使奉使高麗

具得其國山川事蹟物產

譯海外使陳廣記三卷史虛

白爲之序大抵言高麗有二京六府九節度百二十郡

內列十省四部官朝服紫丹綳綠青碧俗喜區頭生男

旦日接歷其首又言高麗多銅田家儲具皆銅爲之有

溫器名服席狀如中國之鑪其底方其蓋圓
可容七八升地志家多稱其書爲博治云

南唐書注卷十八

唐年世總釋

凡七十
二年

賊光

唐天祐元年

昭宗天復四年改元朱溫二年蜀天復三

年

蜀天復四年蜀天復七年朱溫五年蜀武成元年

六年

晉岐七年晉岐吳岐王承制加八年晉岐吳岐

乾化

九年吳岐十年吳岐十一年吳岐十二年晉岐吳

明元

十三年晉岐吳蜀十四年晉岐吳岐吳岐吳岐

五年

光天元年蜀十六年晉岐吳岐吳岐吳岐吳岐

十八年

晉岐吳岐吳岐吳岐吳岐吳岐吳岐吳岐吳岐

元岐

尋二年三年天成元年明宗五改元二年吳岐

內屬

漢大有四年吳太和長興元年二年三年四年

應順元年

閔帝立改元遇赦

末清秦二年

吳天祚元年三年

石敬瑭因契丹立號

晉天福元年

昇元元年

烈祖卽位

年自天祐至是三十三年

昇元元年

古之風唐

命人絕天故背秦方絕昇元已建天二年蜀廣政三年

隆元四年五年六年

漢光天七年

元宗立改元保大

元保大二年晉開運三年四年五年亡晉六年

元保大二年晉開運三年

四年五年

晉六年

年八年亡漢九年元周廣順十年十一年十二年元周顯德十

三年十四年十五年

會元北漢大中興元年

再改交泰元年

顯德年去帝號白昇元至是三百四十二年矣使元宗至是則

天命事大國以存宗祀周能世周顯德六年元宗十七

命城七年元宗十八年庚宋建隆二年元宗十九年辛

金陵七年元宗十八年庚宋建隆二年元宗十九年辛

卽位仍奉其正朔三年後主二乾德元年後主三二年

宋又始稱詔於唐三年

後主二乾德元年

後主三二年

宋又始稱詔於唐三年

後主四年
年甲子三年
後主五年
年乙丑四年
後主六年
年丙寅五年
後主七年
年丁卯開寶元
年戊辰二年
後主九年
年己巳三年
後主十年
年庚午四年
後主十一年
年辛未一五
年壬申六年
後主十三年
年甲戌歲
後主十四年
年乙亥
歲自烈祖至是三年
凡三十九年
自高祖至是凡三百
五十九年
殷周革命而杞宋國隋之
世梁猶記也宋之君度不逮世宗矣

州軍總音釋

凡州軍三十八

昇都金陵府以宣之富瑩廣信升置蕪湖銅陵繁昌未
昇及富瑩為難遠軍復以池之青陽來屬與舊領上
元江寧句容溧水揚東都江都府改江陽為廣陵以海
溧陽為十縣也
建武軍改揚子曰永貞雄割楊之六楚順化軍宋淮安
以其白沙鎮為迎鑾鎮
泗除改永湯和光黃舒斬廬昭順壽順
軍海泰以揚之海陵置領揚之興濠軍定遠通靜海雄

遠軍見潤海常宣見昇池康化軍置銅陵吳饒永平

德信置鉛江口化軍豐德安順昌湖口流洪南都南昌

興清江改新鄂武昌筠南洪之南安置上高萬載置爲

吳吉泉置龍虔昭信軍筠南城置建武勻州以出

載吉泉置龍虔昭信軍筠南城置建武勻州以出

建汀劍制建南口口漳名以泉泉清源

列傳一之十五南唐書四十之八

宋齊正一詩凡三十四韻有日山慶龍虎劍水黑崎屋

緣李和衣嘯塵飛景陽井章台臨春閣一日賢太守與

我觀紫篇乃陪烈祖登金陵城中鳳凰臺作金列玉紹

顏奉敕書貞竹無盛衰媚柳先

搖落聯小異昇元中敕立

周宗第二臺城宮宋爲府治爲好宮在今郡城內北志謂

之舊子城郡城亦烈祖築

城郡城北古城皆近南爾

摺襍頭角見李建勳等書

影皆賴口裏公

服一如

盛唐也

徐鉞

鉞音楷又音皆
九江謂鉄爲鉞
諦音帝審也

邊鎬

鎬音好郡
見元宗紀

柴克宏

第三類
頭大也音贊

王會

弢音叨弓
衣也

游簡言

舉刀示先主
先主蓋舊書文
當云烈祖也

鍾謨

第四沾沾自街
沾音曉輕薄也
漢魏其傳沾
沾自喜街音縣
說文自矜也

朱匡業

第五朱元叛元宗
議親征元本作烈
祖今按其事正之

朱令贊

見元宗紀

江文蔚

第七捨爵策勳

出左傳捨
舍去聲

馮延巳

第八類
見上柴克宏傳

延魯

玄武湖

在金陵城北南
唐近事湖周迴

十數里幕府雞籠山環聳左右名園勝境揜映如畫
六朝舊跡多出其間每歲菱藕罟網之利不下數千云
案湖宋王安石言開
爲田今成平陸矣

孫忌 豆盧姓出
羌地

彭師蒿 蒿字通
作晴

韓熙載 第九梅嶺岡 在城南郡志謝公墓上
有無字碑今皆失其處

紹宗 案北史紹宗初事爾朱歸高歡命其子
登用之改曰神武遺言贊表知人之鑒

劉仁贍 第十壽州 本漢壽春周世宗得壽州徙其軍淮
北下蔡改名忠正軍宋

壽州故治立壽春縣隸忠正軍宋
置安豐軍於壽春縣今安豐路也

潘佑 見上馬
元康下

嚴續 肝肺附 見漢書劉向衛寶傳肝肺
相附著也附通作肅音副

張易 魏義 卽魏義 魏古通 暗噫 史記韓信傳暗噫叱咤索
魏古通 暗噫 隱曰暗於鳩切噫烏路切

懷怒氣也漢書作意鳥諄

郭廷謂

第十

竿通作音作以竹索爲

林仁肇

擲

音剔挑也發也漢趙廣漢傳發姦擲伏楊

盧絳

新淦

漢縣隋以屬古州宋以屬臨江軍

陳喬

脫屣

屣音徒孟子猶棄也又通

李元清

第十

趨音鳴善走

魏岑

恍

見上元宗

元宗子從善

第十

悃紫緣切詩憂心悃悃

雜藝方吉吳廷紹

第十

飴音怡

潘辰

紫極宮

南唐近事辰後欲傳其法於人夢其師

復能劍云尋病終紫極宮臨終上言乞祠稿葬其地後

親信發冢觀之骸

耿先生

燭

灰乾也亦

方山

南城東南三十里外吳葛仙公所居有丹井一名天

甲山有寶華宮碑宮基經火正

當井處故老云當時即焚之也

節義

史謀

漢志板圖牒札也

吳媛

媛音媛女賢也

晬

生一族也

浮屠

第十

身毒

今呼天竺蓋身毒聲轉爲天竺篤篤省又

作竺又轉爲竹音也

衣被

語出佛書被音

牛頭山

在城南三十里即晉王導指爲

者天關

契丹

旃

俗作

費

徐刃切曾禮之財也通

高麗

倭

龜茲

音正慈已上音釋姑居所知亦有特略者加詳者幸觀

南唐書音釋

南唐書建國譜

馬令

嗚呼唐之盛時制天下爲十道統之以都督而遐荒四達合爲一家中世多故始立方鎮大者連城十數小者猶兼三四雖稟爵命而其勢以分僖昭之世則又甚焉盜酋強卒相與爲亂而一旦破城殺帥者卽以其鎮子之於是下竊土地上要封冊終以亡唐而大者稱帝小者稱王故自江以南昇潤常歙宣鄂池饒信江洪撫袁吉虔一十五州自江以北揚楚泗和滁光黃舒蘄廬壽海濠一十三州合二十八州楊行密專據以建吳國南唐因之置泰州筠州又取汀建漳泉四州復置劍州共三十五州之地號爲大國迨乎顯德世宗出師而遂取

淮南一十四州南唐君臣相顧猶懼其不免乃奉表稱
貢趨走不暇削國降號何其速哉大抵僭服興亡不在
於強梗庸懦而在乎世之治亂世苟治矣偏據之國雖
大必亡逮德下衰一夫倡亂遂爲敵國爲天下者可不
戒哉可不戒哉作建國譜

州三十有五

昇州都

吳因唐爲昇州徐溫建節升建
康軍南唐建都置江寧府

潤州鎮海軍

置丹陽宮尋罷

常州

以江陰縣別置軍

歙州

宣州寧國軍

江州奉化軍

洪州鎮南軍

顯德五年東都入於周以州建南都

撫州昭武軍

以東南境別置建武軍

袁州

吉州

虔州百勝軍

保大十年置

筠州

揚州淮南建東都

以六合置雄州俄罷復來隸以天長置天長軍

鄂池饒信四州

顯德五年入於周

楚州順化軍

顯德五年入於周

泗州靜淮軍

顯德五年入於周

滁州

顯德五年
入於周

和州

顯德五年
入於周

光州

顯德五年
入於周

黃州

顯德五年
入於周

舒州

顯德五年
入於周

蘄州

顯德五年
入於周

廬州保信軍

顯德五年
入於周

壽州清淮軍

顯德五年
入於周

海州

顯德五年
入於周

泰州

昇元元年
入於周
置顯

濠州定遠軍

顯德五年
入於周

建州忠義軍

保大三年取升永安軍節度
俄改忠義後降軍事

汀州

保大三年取

劍州

保大三年置

漳州

保大三年取改爲
南州俄復舊

泉州清源軍

保大三年取
清源軍節度使

取之而復失者十有一州

福州保大三年取羈縻而已四年入吳越

潭州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衡州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澧州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朗州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岳州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道州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永州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邵州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全州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辰州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三唐傳國編年圖

吳非

名者聖人不輕假人者也假其名稍近於正者姑予焉
此春秋之大法也矧夫名與實并有之者乎唐自哀帝
天祐四年丁卯梁建元開平矣晉王並梁立國始以梁
劫天子遷都天祐非唐號仍稱天復五年迄梁滅唐復
稱天祐四年至十九年壬午是爲梁亡之龍德二年明
年癸未乃卽帝位號後唐改元同光立廟太原合唐高
祖太宗懿宗昭宗爲七廟正其始矣而名存焉若曰吾
猶奉唐也史書唐人竊傳國寶歸於唐以視封天子爲
濟陰王者有閒邪無閒邪莊宗族系邇其先出朱邪明

宗廢帝皆養子冒姓本於懿宗之賜故立高祖已下四廟不忘唐也然則唐亡而未亡矣蜀稱天復七年吳稱天祐十五年而止耳亦遂改元不得與晉同其終也廢帝崩丙申晉以立而吳卽以丁酉禪南唐李昇爲憲宗尙與唐之祖伯陽爲玄元皇帝同非賜姓等也舉高曾之故業復十一於千百閒夫誰曰偏據者不正乎乃作帝系圖者必先梁於唐且置南唐不與列矣余故更爲之圖繫晉於唐繫唐於天祐所以存哀帝也存唐也存哀帝存唐晉志也次後唐次南唐迄宋而以諸國之不屬唐者附焉在唐爲梁吳蜀南漢而楚吳越閩南平屬唐梁在後唐爲吳蜀南漢吳越閩後蜀晉而楚南平屬唐

在南唐爲南漢吳越閩後蜀晉漢東漢周而楚南平爲
晉漢周屬假空名而不沒其實故不予梁晉漢周也余
非敢謂春秋是法哉論史者或於彼善於此之說有取
焉

唐

後唐

起癸未
盡丙申

南唐

起丁酉
盡丙子
戊午
後宋

晉

起丁卯
盡壬午

楚

稱唐
紀年

南漢

稱唐
紀年

南平

稱唐
紀年

吳越

吳

戊寅
前紀

吳

丁酉
禪

閩

丙午
滅

年

蜀

乙酉
滅

後蜀

梁

起丁卯
盡壬午

南漢

晉

盡丙
午

楚
稱梁
紀年

吳越

丙戌
前

楚

稱晉
紀年

吳越

梁稱

唐紀年

南平

稱晉紀年

紀年

閩

癸巳前
稱唐紀年

漢

丁未
盡庚戌

閩

梁稱
紀年

楚

漢紀年
臣於南唐

南平

梁稱

後蜀

起甲午

南平

稱漢紀年

紀年

晉

起丙申

東漢

起辛亥

蜀

周

起辛亥
盡己未

南漢

楚

稱周紀年

南平

稱周紀年

正統辨

楊維禎

議者謂北漢四主遠兼郭周至宋太平興國四年始受其降遂以周爲閏以宋統不爲受周禪之正也吁苟以五代之統論則南唐先主常立大唐宗廟自稱憲宗五代孫宋於開寶八年滅南唐則宋統繼唐不優於繼周繼漢乎

南唐書年世總釋前論

李清

司馬溫公之著論也以漢昭烈稱中山王勝後與南唐烈祖稱吳王恪後比誠見屬疏世邈均疑耳迨紫陽氏帝蜀而昭烈始信非驟於信劉而急於黜曹也夫曹氏何以黜哉一逼主二弑后三戕貴人皇子憤甚與進篡而憤寧進正而疑祀夏配天堂堂乎云勝後則勝後耳必欲求世系實之鑒矣彼南唐烈祖何以異焉夫非灼見其果唐後又果應帝而獨恨同時石敬瑭之必不可帝也無論叛主臣虜聲實俱醜而幽薊何地割胎契丹致金一啜食半元再啜食全迄今追念靖康之遷與厓

山之覆猶髮指多於心傷而豈知皆敬塘基禍哉不帝
曹何帝石若南唐株守江淮唐裔自命猶正且兒晉而
兄南唐者誰吾進兄不進兒曰猶有唐名耳存疑也雖
然亦未盡疑也今讀歐陽史世家絕不及南唐贗而僻
居正一史馬令陸游二書則咸云唐後何私乎彼皆宋
人也尤可思者以周世宗詔討淮南指斥甚厲而獨其
正詰使臣則猶云爾主自謂唐室苗裔衣冠禮樂異於
他國非愛亦非憚何言此然則資治通鑑所云始欲祖
吳王恪繼欲祖鄭王元懿而終復祖恪者游移乃爾非
贗徵乎夫吳王恪太宗子而建王恪憲宗子烈祖祖建
不祖吳以名同譌耳未正譌安辨贗則謂他語皆文可

矣吾進之徵信也吾進之不妨存疑也亦曰正而疑猶勝屈而醜耳唐亡而後唐興以同光接翠稱之天祐而朱溫黜逆一快也後唐亡而南唐興以昇元接巧湊之清泰而敬瑭黜汙二快也南唐亡而宋興以開寶接新收之江南而無令賢明如宋祖猶以太原未下有終身不得統之謂三快也彼咸光年世總釋已先敘及此而續綱目於宋滅南唐後卽大書開寶明乎宋得統於唐耳夫欲早正宋宜直承南唐以東西周之寄食猶統也

南唐承唐統論

王鍾仁

唐自受命歷二十主而繼以後唐南唐至宋開寶八年唐始不祀若朱梁之篡唐統中絕者十六年不過如夏有有窮漢有新莽況其時稱唐天祐年號者尙三四大國則唐居然未絕也作史者謂當大書唐號以待後唐興不當尊梁後唐亡而南唐適受吳禪唐宗廟復立又不當尊晉若漢若周此甚彰彰也特以宋藝祖初有國恥己統非正乃命群居正序次五代以明上有所承猶晉不得不以魏承漢隋不得不以魏周承晉而皆非其公也歐陽氏司馬氏皆以宋臣因而不改雖朱子作綱目以繼春秋然亦未敢顯著本朝之失遽推後唐繼唐

而仍列爲五代以示宋統所遞承亦其時爲之非朱子意也然綱目於朱梁時猶先標晉吳岐之稱唐號而後及梁則是十六年者固顯已予唐而奪梁矣及後唐亡雖先標晉漢周之號於前於南唐改元獨各稱其主之廟號於天福三年又標是歲南唐復姓李氏噫是可以知朱子之意矣乃余又讀朱子感興詩而知其寓意之微也夫唐絕於武后與絕於朱梁一耳雖一則廬陵尙存一則昭宣已弑然天下當武后時已忘嗣聖之名不若朱梁時尙存天祐之號今讀朱子詩有曰云何歐陽子秉筆迷至公唐經亂周紀凡例孰此容正言歐陽氏作新唐書五代史其帝周旣爲不公則帝梁亦如之故

言凡例也昭烈爲中山後通鑑亦謂其疏遠不可考卽南唐先世果如通鑑所云亦正與昭烈同例況其譜系尙有書傳可考綱目旣以昭烈繼漢自當以烈祖繼唐今讀朱子詩又曰晉史自帝魏後賢益更張世無魯述子千載徒悲傷言晉史自宜帝魏喻已爲宋人不得不帝周以邇及石晉而深望後人之更張云爾後唐雖非唐後然旣已賜姓收之屬籍而又有大功於唐室則系於唐可也況南唐爲唐後一時未聞有異詞其疑爲非眞者乃出於後世執簡之人然旣以李姓配唐配天何至不如秦之爲呂晉之爲牛哉且魯連以不帝秦而朱子思之今舍南唐不帝反帝契丹所立之石晉此正魯

連所以甘心蹈東海而死者朱子之意必不然矣然則朱子而生於今日如之何曰於朱梁時必當大書天祐以絕弑逆於後唐南唐必皆大書年號以臨諸國至開寶唐亡之日而始繼以宋耳是說也映碧李廷尉稱戚光年世譜已序及之而予見近世李槃作世史類編亦推南唐爲正然終不能大書其年等於正統不過分附某年僅改綱目之先石晉後漢者先南唐而已且敘事皆稱國號與諸國無異則終非大居正之義槃又祖李純卿之說謂朱子事偏安之南宋始表偏安之蜀漢夫南宋自與東周東晉爲例不待表蜀漢始尊表蜀漢正南唐之例耳是皆槃說之陋者也故余特竊取朱子之

意爲綱目唐統論